

夾錢中左六合彩頭獎,
但keep飛果個唔見左...

作者: Iced Lemoncoffee

Powered by [紙言](#)

(1)

「Baby baby baby ohh~~like baby baby...」

「悲你老母咩。」我擦熄左個鬧鐘。

用一首好難聽既歌叫醒自己,果然比傳統單調既「嘟嘟嘟嘟」更有效。

一起身,我就feel個頭痛到好似有成隊英超係入面開party。

酒債唔係未還過,但係好似呢鑊咁甘既都真係第一次。

如果唔係今個月已經請爆左勞工法例既兩次病假,我好可能會繼續長眠落去。

我如常地朦住隻眼,行屍走肉咁行去沖涼醒醒神。但當我落洗頭水既時候,我發覺有啲唔對路。

點解我一條頭髮都摸唔到!

訓覺甩頭髮好正常,但係甩撚晒?!

我赤裸裸咁跑出去照鏡,光滑無比既頭頂反射住晨早美好既陽光。

唔撚係咁大鑊呀...

我衝番入房,想確認下我一次愉快的睡眠究竟斷撚左多少髮線。

平時訓醒都梗會有啲頭髮留係張床度,但今日一條都無!

咁樣只有一個解釋,就係我返屋企之前已經做左光頭仔。

你地班仆街!好玩唔玩玩剃頭?!咁撚樣我點返工呀!

雖然呢個世界除左和尚同尼姑之外,仲有好多人會剃光頭,但carry得好睇既真係無幾個。

對於眉尖額窄既我來講,呢一個造型尤其係想像唔到咁樣衰。

本身我都有諗過戴帽返工,但由於我戴親帽唔係俾人笑我似小學雞就係俾人誤會我有cancer,所以屋企唯一果頂,係六年前跟康泰去陝西旅行果陣派既團帽,仲要係一頂寫住「康泰旅遊,開心一流」既紅色cap帽。

我擺係個頭度試下個效果,先知咩叫做沒有最柒,只有更柒既道理。

望一望個鐘,原來已經成八點半,無時間傷春悲秋。

面子事小,出糧事大,再加上我九點鐘仲有個會要開。

我嗱嗱臨著左套老西就衝左出門口。

呢個鐘數要趕得切返到公司，唯一既方法就係飛的。

人衰開有條路，落到樓下我幾經辛苦先截到架紅的。

「司機大佬，直飛中環呀唔該。」

「周圍都塞啲，行邊條隧呀。」

「西隧啦。」貴啲都無辦法，我好清楚呢個時候既紅隧仲塞過便秘人士既直腸。

一路上我好努力咁回想尋晚究竟發生左咩事，可以令我係一夜之間由一個秀髮飄飄既靚仔變成一個斷盡三千煩惱絲既光頭佬.....

仲記得，尋日一放工，我就約左成班大學同學係尖沙咀諾士佛臺度飲野。

雖然係大熱天時，但係我地幾條西裝友都係揀左出面露天既位坐。

無計，飲酒無得食煙既話，就等於靚女無胸一樣咁可惜。

「仆街，點諗我今日都無做錯野吖，無啦啦都可以俾我個肥佬呀頭屌鑊勁既。」泥頭吐左口煙埋怨道。

「其實唔使有理由，你呀頭唔屌你既話，點顯得出佢有隨便屌人既power啊。」明明大家都係畢左業無耐，但係做差佬既大舊講起野上來，就成個打滾左好多年既呀叔咁。

「Asahi呀唔該....你估依家仲係好似你喺大學做大組長果時咁，周圍呼下風喚下雨，得閑又呃下啲妹仔咁啊？依家？依家人地識你老鼠呀。」紅棍叫完酒急不及待加入話題。

「咪係，咩撚野大組長啲，將個朵寫落resume吖笨。」發仔都加一腳。

「總之唔出到來做野，都唔知個社會原來可以咁仆街啦。」大舊舉起酒杯。

「唉，飲啦。」我和應道，一班麻甩佬唉聲嘆氣又干左一杯。

出得來飲嘢梗局係吐苦水家啦，講好嘢既話，有幾何會特登喺平日星期三約出來傾吖。

「咁多位大佬唔好意思，做野做遲左。」屌仔大汗疊細汗咁放低公事包。

「屌你次次都話準時，次次都遲成個鐘家。」泥頭髮晒老牌，雖然佢都只係早到過屌仔五分鐘。

「Sorry, 依家跟緊個大project, 個客係法國.....」

「得喇得喇，飲咩自己嗌啦。」泥頭毫不留情打斷孬仔。

「唔該俾杯橙汁我。」孬仔細細聲同侍應講。

「俾杯奶你飲好無？！」唔知係咪受左氣，泥頭今日啲火氣特別大。

「算啦，聽日仲要返工，你想佢死咩。」我嘗試打圓場。

「屌你，有邊個聽日唔使返工呀。日日做埋晒啲一模一樣既無聊蠢鳩野，都唔知做撚到幾時....」泥頭仍然唔肯收。

「咁多位稍安毋躁，不如試下我老母喺內地公幹帶返來既廬山真泉咩。」紅棍係個袋度擺左支酒出來。

「咩來家。咁似精既？」望住枝半透明既啫喱狀，我好理解發仔點解會有咁既懷疑。

「你識條撚咩，我老母話呢枝野好有來頭，好撚貴同好撚補家....」紅棍講出來自己都覺得虛。

「係你老母買既，定係佢收集返來家。」我忍唔住都要潤下佢。

「屌，唔飲就算。」紅棍想收返枝酒。

「飲，人一世物一世，咩都試下嘛。」大舊率先隊左一啖。

「點呀？」發仔好心急。

「唔好問，自己試，邊個唔飲既唔係兄弟。」大舊掩住個口好辛苦咁講。

如是者，我地每人都飲左一口，每個人都嘗試到類似鼻涕既味道，除左孬仔。

「唔好意思，我酒量唔係幾好...」孬仔閃閃縮縮咁講。

「我仆你個街呀！」泥頭企起身就想開拖。

「由於已經連續十期無人中頭獎，今晚既金多寶獎金，預料將會累積到一億....」大舊唔知幾時打開左個標題為「全城億元狂熱」既動新聞。

「俾我中左仲得了....」發仔自言自語道。

「如果真係中左六合彩，筆錢你地會點使？」

紅棍呢一條問題，相信係人都有諗過。

試問世界上有邊條問題能夠好似呢條咁，令你齋諗都扯旗。

但係我扯唔起。

事關係出世既時候，我老竇已經搵人幫我算過命。個睇相佬話我條命平實無華。簡單啲講，即係一世無橫財。

起初我都好懷疑，呢啲江湖術士憑咩野可以咁貿然斷定人既一生，更何況當時既我只係一個面相同掌紋都仲未發育健全既BB。

但當我同朋友打親牌都係一家輸冚家，過親澳門都係買大開細，買細開大，就連買晒兩邊都真係同我開圍般果陣，我認命啦。

要我中獎，仲難過要樓價暴跌，長毛剷青。

所以聽到紅棍有此一問，我無即刻回應。

「俾我有一億，我一定買十間太古城來炒。」紅棍率先自問自答。

「車，紅棍你屋企咁有米，依家都買到啦。」發仔搭嘢。

「俾我就會買廿五間美孚新村啦。細細粒，仲易炒得起。」大舊施永青上身咁款。

「照我話不如學下星爺玩財技，借殼上市再上市咁滾大佢啦。」發仔提議。

「玩雜妓你就有份，你知咩叫借殼咩？」我問發仔。

「理攞得佢呀，有錢就自然識家啦。」發仔煞有其事道。

好正常，係香港地呢個炒賣天堂，唔係炒樓就係炒股家啦。不過我無諗到既係，就算有一億，我地只係會諗點樣再炒大佢。

「唔係呀，聽講越南有得用廿萬港幣買個處女返來做老婆家，仲要保證有樣有身材。」泥頭越講越興奮：「你地試諗下，有成五百個越南籍既熊黛琳係屋企度幫你含大撚，個畫面係幾咁壯觀.....」

「收皮啦，你間公屋都塞唔落咁撚多人啦。」飲多兩杯，紅棍都turn on埋個無厘頭mode。

見住佢地既言語開始反常，我越覺得今日啲酒有啲怪怪地。

「喂，你呢？」見孖仔細細口咁啜緊橙汁，大舊忍唔住問。

「吓，我...我唔知喎。」

「屌你老味，無啲主見，有錢都唔撚識使呀你。」泥頭又自隊左杯Tecquila。

「咪咁啦，你問我都唔識答家。」話晒一場同學，我唔係好忍心見孖仔收工特登趕出來齋俾人屌。

「食屎啦，你數口咁精，會唔識點使？俾多兩打Stella呀唔該。」發仔擰轉頭又再加酒。

「唔係唔識，係唔會諗者。你地究竟知唔知中六合彩有幾難呀？」我對住全臺問。

「幾難我就唔知，但係我鄉下有個叔父五蚊注都要用成七千萬先買到個大包圍咯。」紅棍嗝了口酒氣。

「喺，我背左個或然率家啦，係一千三百九十八萬三千八百一十六分之一呀。」我連換兩次氣先講得完。

「咁即係點。」出身文科既紅棍唔係好理解。

「即係差唔多等於連續中廿七鋪大細，或者係連中五六鋪圍毆咁上下，OK啦。」做會計既泥頭邊篤手機邊講。

「車，咁唔係好難者。」

「咪係。」

雖然唔知真定假，但係俾泥頭一屈細左個數，大家頓時雄心壯志。

「計乜撚野呀，學我叔父話齋，買就有機會中，唔買就永遠無得中。」紅棍拍檯大聲道。

「喂呀恆，咁講你即係從來未買過六合彩啦？」發仔搭住我膊頭問。

「你不嬲知我無賭運，買來把撚咩？」我苦笑。

「咁得喇，通常第一次買都有啲青頭運既，不如我地夾錢買啦。」

「唔好睇錢啦，你同我夾輸撚死你呀。」

「屌你十零廿蚊輸唔起咩，最多大家籌旗一起買，中左齊齊分。」發仔講野既分貝隨住飲既杯數不斷上升。

「呢度六個人，每人廿雞都有成十二條cue啦。」紅棍見自己仲識計數，沾沾自喜。

「買晒電腦飛啦，唔使煩。」大舊面前既空酒樽亦越來越多。

「唔好，點都留條cue自己度啦。」泥頭提議。

「求撚其啦，橫掂都唔中家啦。」係咁溝酒飲，搞到我都好想嘔。

「不如咁，果條自己度既cue一人講一個number，之後我再去對面街口間馬會落飛咩，好無呀。」孖仔係個袋度攤左張紙同筆。

「好喇好喇，橫掂六個人六個number啱啱好。」趕係佢地未盲目地屌鳩孖仔之前我贊成左先。

「8號！你地都唔知8號呢條女幾撚好手勢。」泥頭一邊語無倫次，一邊用手作打飛機狀。

「28號！有咩開心得過28號出糧過數吖。」發仔嘻嘻嘻嘻咁傻笑住講。

「64號，平反六四！」紅棍大叫。隔離檯既人以觀賞珍禽異獸既目光望住我地。

「紅棍哥，得四十九個number啫啲。」孬仔戰戰兢兢道。

「屌你咪掉轉佢做46咯，唔係咩撻野叫平反呀，鸞鳩！」

「得得得....46號....呀恆你呢？」

「未諗到，你自己落住先啦」

「咁呀...我就落30號啦，你地知唔知點解呀？」

.....

「咪就係我生日咯。哈哈。」孬仔尷尬咁笑左兩聲。

.....

「咁...大舊...你呢？」孬仔口窒窒咁問。

「屌你，講野一舊舊，唔識性挑逗，柒到呢....」大舊未講完已經成塊面陷左落吧檯。

「咁即係7號？」孬仔問。

大舊此刻的口水已形成一條河流。

「咁當係家啦...」孬仔邊寫邊道：「得番你啫啲呀恆。」

幾種酒係我個胃度溝埋一齊，
莫講話要諗個有意義既Number,我就連Focus都有問題。無意之間瞄到隔離檯個OL對車頭燈，我隨口答：「36....」

「好...36...OK, 咁齊啦! 咦? 差唔多截止投注啦啲, 你地飲住先,我依家就行過去買....」

成班人呆既呆, high既high, 無一個有回應既能力。

我望住孬仔分成七個既背影，心入面泛起難以形容既感覺。

果時既我無諗過, 頭先鳩Up出來既果啲號碼，將會對我地呢班人之後既命運掀起萬丈巨浪。

(2)

無論我再點努力，我腦入面既記憶都只係去到孖仔走左果刻，之後就完全斷晒片。

而係我思索期間，架車好快就飛到我公司樓下。

「百三蚊呀，靚仔。」司機笑口勢勢咁講。

我擺起銀包既時候，已經有種不祥既預感。

一打開，屌！入面一蚊都無！

無頭髮者，依家連錢都無埋？！明明尋晚先嚟完錢架！

「司機唔好意思，你介唔介意泊埋一邊，我上去問同事擺錢俾你。」

司機大佬一聽，面色一百八十度轉變

「不如你留係度，我叫你老母擺錢來贖你吖。」

「咁...咁收唔收八達通...」

「不如碌卡吖。」

「得咩？都好啱...」

「俾錢啦仆街！！」

正當我徬徨無助之際，我見到喺公司坐我隔離位既竹笙妹Amy係車出面行過。

「Amy! Amy!」

Amy聽見有人嗌佢，個頭四圍望。

「呢度呀！的士入面！」

「Oh·Weldon?」

無錯，Weldon係我個英文名，
一個好重心機既名字。事關如果有人係公司咁嗌我，其他唔知情既同事好容易會以為佢係度讚緊我。

「你個頭無晒Hair，差啲搞到我唔認得你添。What's up?」Amy行近車窗烏低身問，
成條無底深溝表露無遺。

「係咁既，我唔記得帶散紙出街，你可唔可以借住一百三十蚊俾我先呀。」

「Oh Shit，我咁啱都無散紙添...」Amy係佢既長條型LV銀包入面攤左幾張金牛出來。

「攤來啦，一萬蚊都有得找呀，係條鳩佬無錢俾啫。」司機毫不留情地拆穿。

搭「車立」果陣，Amy問：「點解個司機叫你鳩佬既？」小妹妹初到貴境，未參透到香港博大精深既粗口文化。

「鳩佬既意思...係話我夠老..實者。」我一路鳩up，一路諗住自己點解會無晒啲錢。

同「車立」既一個男人聽到，忍唔住陰陰咀笑。

「係呢，搭TAXI既時候啲司機成日問我行邊條隧，我應該點答啊？」

頂，好地地搭個電梯係咪事必然要搔野講呢？你係大波者，但係我依家真係無心情同你social呀。

「你答佢事撚但啦。」

「事撚但？」

「係呀，事撚但呢條路最快家啦。」

「Really? 你鳩唔鳩佬家？」Amy自以為識少少就可以舉一反三。

「鳩到盡添啦」個男人搭訕。

好辛苦架「車立」終於去到我地果層，由於趕住開會，我一個箭步就衝左入office。

出晒名鐘意抽水既呀頭早就企左係我個位前面等我。

「Well Well Well,人地係早年髮線向後移者，你仲勁，一次個移走晒。」呀頭一見面就大抽特抽。

「哈哈，天時熱咁嘛。」話晒佢都係我呀頭，唔通講關你撚事咩。

「成村人等你開會呀，你今日咁既look做present,想唔紅都唔得啦。」

我攤埋啲文件，亦步亦趨咁跟住呀頭行去全公司最大既會議室。

今日呢個係季度業績大會，幾乎所有大粒佬都會坐晒係間房入面。

而我負責既, 就係喺佢地入正題之前向大家報告一下生意上面既數據。

唔好以為我份工有咩野咁巴閉, 講真呢一part純粹只係將一堆數字讀俾大家聽, 人人都有機會試下, 係今季咁唔好彩輪到我做者。

有幾個同我比較熟既同事見到我個新「髮型」之後, 「噗」一聲笑左出來。

我強自振定, 扮聽唔到咁直接行到房中間既screen前面準備present.

「咳咳...」我清一清喉嚨道:「大家好, 我係Finance部門既Weldon,歡迎出席今日既會議。首先我會為大家報告下呢一個季度既業績。Next slide。」

我好有型咁轉左個靚身, 指住個screen繼續講:「呢一堆data既平均值係...」

「Oh! No!」

「咩來家?!」

「好核突呀?!」

背後既人突然騷動起來。

我連忙道:「無錯, 相信大家都可能發覺到公司今季既生意係差左少少...」

奇怪, 平時無論啲數據係點都好, 啲老闆都唔會有咁大反應, 莫非真係俾我呀頭講中, 轉左look真係有運行?

「Stop!你睇下你自己似咩?!」大老闆嬲到企左起身。

「吓.....做咩呀...」我毫無頭緒。

「你, 你個頭後面...」我呀頭忍笑忍到胃抽筋咁。

「係呀, 我剃左啲頭髮...」我心諗, 光頭者, 唔使咁大反應呀。

「唔係呀...」呀頭望一望周圍, 盤算緊應唔應該講出來。

「究竟係咩事?」我突然感覺到一陣莫名其妙既恐懼。

呀頭決定豁出去, 當住眾人面前大聲喊:「你個後腦紋左個FUCK字呀!」

(3)

開完會之後,我如願以償咁成為左公司既紅人。

我自問喺呢間公司一直都係一個循規蹈矩既乖乖仔。

依家咁撻樣,所有之前辛苦建立既良好形象就係咁俾一個英文字摧毀始盡。

為左逃避同事友善既歧視,我唯有落街食枝煙。

公司樓下既M記,係我地呢頭既煲煙聖地,長期都會聚集住十幾個人係度「打邊爐」。

無諗到既係,只係朝頭早十一點,呢度已經係人山人海,香火鼎盛。

不過老實講,如果唔係得閒落一落來抖抖氣,成日流流長又點過呀。我有個同事明明自己唔食煙,都會時不時落來擺枝煙齋點唔食,為既只係每日可以多幾十分鐘「休息」時間。當然,久而久之,佢都係加入左我地既大家庭啦。

我是但企左係個刨緊馬經既呀叔隔離,問佢借左個火。

望住噴出來既煙霧,我思潮翻湧。

頭髮無晒,銀包入面啲錢無晒,依家仲要多左個就連band友都唔會敢紋既紋身.....

我一枝煙駁住一枝,越食越慶。

「泥頭大舊你班仆街!寫都算啦,你地玩紋身!?仲要紋落我個頭度!」我狠狠地踏熄口煙:「我要你地個個無手攞女,無撻生仔!」

呢一刻,我前所未有咁想殺人。

「Who let the dogs out! Wow wow wow!」此時,我部手提響起。

「喂!」

「先生你好,呢度係恆生銀行打來既...」

「唔撻使啦!唔好再打過來呀!」

正當我想cut線果陣,電話另一邊傳來:「周生!我打來唔係sell野或者叫你借錢家!」

「你想點撻樣呀!」經歷左咁多怪事,我平日既客套禮儀蕩然無存。

「周生,我地查到你既銀行戶口係一夜之間清空晒所有存款,而且提款既地點唔係香港,想問你會唔會係遺失左又或者係俾人盜竊左張提款卡咁者。」

最恐怖既事終於發生,我聽完個腦即刻「噏」左一聲。

「我每個月死慳死抵,辛辛苦苦先儲到成十萬蚊,仲打算遲啲用來做首期家,你依家同我講無撚晒!你點做野家!」我差啲招爆部電話。

「周生,呢啲唔係我地管轄既範圍入面,不如你check下張卡仲係唔係度先啦。」客戶服務員既語氣令我覺得佢地對呢啲情況司空見慣。

仆街既係,當我打開銀包,張提款卡原好無缺咁放左係入面。

我深呼吸左口氣,對住個電話講:「張卡唔撚見左。」

我權衡過,呢個應該係目前最好既回答,唔係既話我好難相信佢地會幫我繼續跟進。

「咁啦,我幫周生cut左張卡先啦,有最新消息第一時間通知你,希望你滿意我地既服務,byebye」客戶服務員趕住去拜山咁收左我線。

電話只剩低空洞既「嘟嘟」聲。

金翅仆街鳥!」企係我隔離睇馬經既呀叔,咬住煙頭,笑畸畸咁講。

「關你撚事呀,返屋企睇咸片啦你。」我索性擺呀叔來出氣。

「無咯無咯,又要由頭再捱過咯」呀叔繼續睇報紙,懶得理我。

呢句說話正中我心,可能連受幾次打擊,我竟然當街當行流出兩行馬尿。

個呀叔可能無諗過我會有咁既反應,一時間都唔知點好,隨口道:「後生世仔,使撚愁咩。有賭未為輸呀。」

「九唔搭八,我依家又唔係欠人賭債。」我用衫袖抹抹眼淚。

「屌,你學下呢條友咁,咪成世打跛腳唔使憂咯。」呀叔將手上面份報紙掉轉俾我睇。

報紙標題大字寫住:「億元六合彩獎金,一注獨中」緊接住係一連串中獎號碼。

我望住啲number,如遭雷極。

7號,大舊鳩鬧孖仔。

8號,泥頭沉船技師。

28號. 發生出糧過數。

30號,孖仔孤獨生日。

36號,鄰樓OL上圍。

46號,六四打橫平反。

我就連特別號碼都唔使睇。

有人話過,當一個人接連受到大喜大悲既衝擊時,由於腦部神經未能及時傳遞訊息,好多時當事人都只會係呆若木雞咁唔識反應。

咁講法,我應該唔係正常人。

因為當我知道自己中左一億果陣,我即時好似要將我全身既每寸肌肉發揮到極點,為既只係想發出一個聲音。

「屌!!!!!!!!!!!!!!!!!!!!!!!!!!!!!!」

我相信,遠高於辦公大樓五十三樓頂層既同事都一定會聽到我呢聲發自內心深處,接近獸性既呼喊。

周圍既人見到我咁,以為我癡撚左線,紛紛向四方散開。

不過依一刻,我完全無視他人既目光。

大佬呀,我依家大嚟成億身家,仲使理你地班蟻民點睇我?

幾經辛苦先控制到自已冷靜落來,我第一時間諗到既係,踢炮唔撈。

我充滿霸氣咁行返入office,一如所料,呀頭已經stand by好,等住抽我呢口佢自以為水源接近干涸既枯井。

「點呀,家英哥,以為上左位就唔使做呀,等汪呀姐養你呀。」

「咁得閒抽我水,不如返埋位睇141啦。」我反駁道。

呀頭個樣好似食左屎咁,完全唔識反應。

坐係附近既同事全部擘大口得個窿咁望住我地。

「你..你...」呀頭指住我,嚟到口都震埋。

「咩呀,條氣唔順呀?炒我咯,你條成日返工上咸網既死雞蟲。」

「你...你....」可能從來無人駁過佢嘴,抽慣人水既呀頭呢刻竟然一句說話都講唔出。

「睇你叫雞叫到精上腦咁撚樣,我好人的唔使你開到口炒我喇,我辭職唔做啦!」

從來未受過如此羞辱既呀頭,塊面充血到馬騮屎忽咁。

未等佢來得切反應,我已經執好晒啲野準備離開office。

臨走前，我不忘加多句：「呀頭，我知我頭先過份左，睇在你咁多年來對我既教導之恩，有句說話我好想係走之前同你講。」

呀頭見我神色轉善，問：「係咩？」

我咩都無講，就咁轉左個身，向我既後腦一指，然後頭也不回就離開左公司。

(4)

出左公司，我即刻拎起部電話打俾佢地班友。

泥頭，唔通。

紅棍，無人聽。

發仔，飛去留言。

好在係響左大概七八聲之後，大舊終於肯做第一個聽我電話既人。

無諗到佢劈頭既第一句就係：「你條仆街仲有面打俾我？！」

屌，我都未話佢地剃光左我個頭，佢竟然惡人先告狀。不過事有輕急緩重先分，係中頭獎呢件大事之前，咩野都可以暫時唔計較。

「大舊你唔好激動住，聽我講。」

「好，我就聽下你有咩解釋！」

「雖然我唔知你講緊既解釋係指乜，但係....」

「但係咩呀？！」

「等陣，你依家身邊有無人先？」

「我咁撚樣點出街見人呀？我一個人喱埋左係屋企呀，講啦。」

我深呼吸左口氣，說：「大舊，我地尋晚買果張六合彩，中左一億。」

電話另一邊傳來極度急促既呼吸聲。

「大舊，你點呀？喂？大舊？」

「啱.....」

我試圖再打返俾佢，但係點打都唔通。

與此同時，係呢個時候，竟然俾我係公司樓下撞到泥頭。

佢一個人企左係我頭先去果間M記度煲煙。

「喂泥頭！你係度就啱喇，我有野同你講！」

「屌你仲好講！」泥頭見到我個樣之後，窒左一窒，道：「咦？點解你會變左做光頭仔？」

「唔好理呢啲住，你又點解會係度？」

「我個客既office係中環呀嘛，不過佢話見到我個樣唔開胃，我咪落來食枝煙咯。」

「你又係既，返工戴乜撚野漁夫帽啊？」

「你估我想家，你睇下！」

泥頭將頂帽除左落來。

「無咩者....咪住，點解有一種唔協調既感覺...」

「唔協調？我成堂濃眉俾你班撚樣剃走左呀！」

「哈哈，你唔講我都真係醒唔起。」

「笑你老母呀！」泥頭舉起拳頭就想旭手。

「咪咁慶住，我講單野你知，包你開心到斷J都唔介意。」

「講！無料到既話斷果個就係你！」

「我地中撚左六合彩頭獎，有成億呀！係成億呀！你精蟲都無咁多啦！」

「講真講假呀?!」

「我唔會擺呢啲野來講笑。」

仲以為泥頭會好似我咁興奮到失常，無諗過佢只係好冷靜咁笑左一笑，就行開左。

只見佢行左埋一個肥佬隔離，say左聲hi就一拳窩左落條友塊面度。

條友好痛苦咁跪左係地度，而泥頭就向住我個方向一路跑一路嗌。「仲望?!快撚啲走啦！」

我一頭霧水，跟住佢起勢咁跑左差唔多有成十幾個街口。

終於，我地係皇后像廣場停低，我氣喘喘咁問佢：「咩事要打柒佢呢？」

泥頭笑住講：「個肥佬咪就係我尋晚講果個成日屌鳩我既呀頭咯，我想鍾鳩佢好耐家啦，依家咁樣真係好撚爽，不過我應該無得撈啦。」

我拍拍佢膊頭，笑道：「依家發左達，仲使撈？」

我地兩個相視大笑。

Who let the dogs out, wow wow wow

「喂？大舊，你無事呀嘛？」

「無，頭先激動得濟休克左幾分鐘者，唔好講咁多，我通知左其他人家啦，我地快啲搵個位集合傾下啦。」

「同意，不如就尖沙咀妹記度等啦。」

大舊應承左之後就收左線。

如是者，我同泥頭就連五步之內既地鐵站都唔去，特登兜左個大圈出馬路截的士出尖咀。

(5)

搭的士真係爽, 我同泥頭「啷」一聲就來到左妹記。

泥頭自聽到中獎既消息之後, 就成個烱熟狗頭咁, 笑到見牙唔見眼。

「好心你咪笑到成個低能咁啦, 低調啲。」雖則我都難掩自己既喜悅。

「等等, 我聽個電話先。」泥頭個來電顯示係「柒頭同事」。

「喂, 咩話? 個客燥到癲左? 唔緊要, 你打開我部電腦, send一個叫“urgent”既file俾個客就得家啦。係呀, 我有野做唔講住啦, 係咁啦。」

「你都唔撈啦, 做咩仲咁上心公司啲野?」我問泥頭。

「你有所不知啦, 個File入面全部都係我精挑細選既AV來家。」泥頭不懷好意咁笑。

「仆街到你呀, 走左都仲要線鳩人多鑊。」我邊笑邊同泥頭high five左下。

「佢地來啦。」泥頭指住街尾果三個人道。

我順住佢指既方向望過去, 率先見到既係紅棍果一頭火紅色既長髮。

「嘩, 紅棍你搞咩呀。唔講我仲以為你加盟左X Japan添。」我離遠就嗌過去。

「收爹啦, 你又好得我好多咩, 光頭閻。」紅棍嗌番返來。

「大舊, 你病左呀? 仲咩要戴口罩?」係佢地行近左啲之後, 泥頭問道。

「俾你好似我咁搵樣, 你戴唔戴喇。」大舊見周圍無咩人, 將個口罩除落來。

我地一望, 呆一呆之後就笑到成個尖沙咀都聽到。

原本大舊剛陽無比既臉孔上, 右邊既臉豬登紋左一個彩色既Hello Kitty!

「哈! 哈哈!! 我以為我後腦紋左個FUCK字已經夠淒涼, 估唔到你仲慘過我。」

「知我點解會同你講出唔到街啦! 唔係你話我地中左一億, 我打算成世都唔行出屋企家啦。」

泥頭抹左抹笑到標左出來既眼水, 問:「我地個個都瀨晒野, 但係點解得發仔好似咁正常既?」

發仔哼左一聲, 道:「睇你正常既定義係咩啦。」然後咧開個口俾我地睇。

發仔棚牙梅光間竹咁俾人染黑左, 一粒接住一粒, 黑白分明。

「嘩, 你好似以前去冒險樂園打大牙果隻小丑啊。」泥頭忍唔住道。

「所以話,你俾人剃左堂眉根本唔算得上係啲咩。」發仔即刻合理個口。

「老老實實,我對尋晚發生左咩事真係一啲印象都無,你地有無人記得我地點解會搞成咁?」我率先問道。

「我明明算好飲得下,但係呢次我真係斷撚晒片。」紅棍道。

「唔好望住我,我最後既記憶就係大家講六合彩number果陣。」發仔刻意黯住個口。

「你地知我家,俾我記得係邊個剃左我堂眉,我一早就打鑊佢啦。」泥頭仲係好氣憤。

「車,不嬲話你眉尾散,儲錢難家。依家堂眉無左咪仲好」發仔係呢個時候都仲要抽水。

「唔好廢up住,講左正經野先。六合彩張飛究竟係邊個度。」大舊壓低聲線道。

大家你眼望我眼,無人回答。

「唔好玩啦,快啲擺出來啦。哈哈」紅棍既笑容開始變得僵硬。

都係無人應。

「我依稀記得,係孱仔負責去落注家...」我講完之後,大家先好似發覺孱仔唔係度。

「唔係你約既咩?」大舊指住我問。

「下,你話通知晒其他人我先無搵佢啫。」我答道。

「嗱嗱聲打俾佢啦,仲講!」紅棍急不及待係我個褲袋攞左部電話出來。

因為只係得我有孱仔既號碼。

為表公正,我打開左個Speaker。

「對唔住,你打既電話經已停止服務...」

「奇怪喇,尋日約佢飲野果陣仲打得通家。」我搔搔頭。

「唔通佢...」泥頭道。

「打俾佢屋企試下啦。」發仔插嘴道。

好在,我仲有keep住佢屋企既電話。

「喂,邊位?」係一把女聲。

「伯母你好,我想問孱仔係咪屋..」我未講完,就俾泥頭係我後腦打左下。

「你戇鳩家, 佢老母搵知佢叫孬仔咩?」

點知電話另一邊竟然答: 「你搵孬仔呀? 佢尋晚話去飲野之後就無返過屋企啦。唉, 咁大個仔第一次無返來訓。佢無咩事呀嘛? 係咪去左拍拖?」

「無咩事呀伯母, 佢點可能有拍拖呢。麻煩妳見到佢, 叫佢打返俾呀恆呀, 唔該。」

「唔係掛, 為左錢老母都唔要?!」紅棍係我收左線激動道。

「咪咁武斷住, 或者佢係間吧劈霖左唔知醒者。」大舊道。

「麻煩大舊你戴番個口罩先, 你面上隻貓令你講野好無說服力。」發仔以手遮眼道。

「唔好玩啦。橫掂間吧咁近呢度, 我地快啲過去睇下啦。」我提議。

於是, 我地一班人沿住金巴利道開始拔足狂奔。

(6)

中午兩點既諾士佛臺可謂水靜鵝飛，就連附近既餐廳都只係得小貓三四隻。

我地來到尋晚間酒吧既門口，發見間鋪落晒閘，仲未開。

「喺，一眼睇晒啦，孱仔邊會係度啊。」發仔望著鋪頭出面既空檯空凳道。

「咁得一個辦法可以証實既者。」泥頭一腳就神左落度鐵閘度，發出「轟隆」既一聲巨響。

「屌！邊搵個呀？！」

閘後面竟然有人。

無幾耐，度閘緩緩升起，走左個中年男人出來。

個男人本來慶過火屎，但一見到我地，即刻成個笑晒。

「咁多位大佬，今晚又想包場玩啊？」

「包場？包咩場啊？」我問。

「哈，我開左呢間吧幾年，都未見過好似幾位咁大方既。尋晚你地飲飲下，無啦啦好似上左身咁，high到爆，見人就攬，見女就錫。但係正因為咁...就得罪左唔少人...不過好彩呢位大佬好識做。」

老闆指住紅棍繼續道：「

佢話請晒全場人任飲任食，大家聽完之後唔計較不特止，仲玩到鬼死咁開心添。」

我地幾個聽到一舊雲，完全唔知佢講乜。

「呀老闆啊，咁唔知你有無印象，同我地一齊來，瘦猛猛果個fd去左邊呀？」紅棍問道。

「呀哥乜你咁快染左個潮頭呀？瘦猛猛？唔覺啱。」

「你諗真啲，個樣成日好似就來死果個呢。」泥頭加把口。

「真係無印象，反而你果個肥頭dup耳既fd我就記得。」

「肥頭dup耳？我地幾時有個咁既fd家？」發仔一問，個個都擰晒頭。

老闆陪笑道：「咁多位大佬你地傾住先，細佬我仲要趕住番人去執野開鋪，有咩活動想係度搞，細佬隨時歡迎。」然後再次拉埋左度閘。

「依家點算？孱仔搵唔到，無啦啦又多左個唔知乜水既肥仔.....」發仔跪左喺地抱頭道。

「咪住，大家睇下我手機入面呢幅相先，時間應該係我地飲完野之後影家。」我隊左部手機出來。

幾個頭圍埋一齊聚精會神咁望住我個mon。

只見相入面既孬仔神不守舍, 蠢蠢鳩鳩咁, 而赤裸上身既大舊就企左係佢隔離, 一面揮舞住自己件T SHIRT, 一面係度狂嗌。果陣時既佢, 臉上面未有紋身。

「你地睇下相右下角既位置。」發仔問道。

「唔...好難判斷, 有啲似女人個胸...」我皺眉道。

「唔使睇啦, 果個係我個籬來家。」紅棍坦然承認。

「你又知?」發仔懷疑道。

「我點會唔認得自己屎忽上面果粒墨呀!」紅棍反駁。

「等等, 相入面既地方好熟。」泥頭尋思道。

相片僅餘既背景勉強見到我地係喺一間大廈前面。

泥頭拍一下大牌, 大聲道: 「我知啦! 係街口果幢出晒名俾人叫雞既香檳大廈!」

(7)

聽人講就講得多, 實際上香檳大廈係邊真係得泥頭一個知。

行過去先知原來幢野好近, 差唔多係正美麗華商場隔離, 離諾士佛臺只有大概五分鐘路程。

「嘩, 門面又殘又舊, 成間工廠咁, 呢度真係你所講既叫雞聖地?」發仔質疑道。

「咁係咪要有大大個招牌, 發晒光咁寫住「雞竇」你先信吖?」泥頭不屑道。

「喂, 點解會有細路仔揸住書包係入面行出來既? 早熟都唔係咁呀嘩?!」我指住前面個小學生問。

「所以話你見識少, 人地呢度係住宅大廈來家, 有其他人喺入面住又有咩咁出奇?」泥頭回應道。

「喺呢啲咁既煙花之地成長, 呢位細佬將來必定係人中龍鳳。」紅棍點頭道。

「住宅? 乜原來香檳大廈唔係酒店來家。怪唔知得連Bell Boy都無個啦。」發仔問。

「問咁多把攞咩? 入到去你咪知咯。」泥頭一馬當先衝左入門口。

雖然係中午, 但係大廈入面既光線嚴重不足, 成條走廊昏昏暗暗, 仲有一股難聞既酸縮味。

泥頭有如一匹色途既老馬, 帶領住我地直入香檳大廈既心臟地帶。

「又話呢度好旺, 點解好似無咩人咁既」出名驚鬼既發仔係呢啲陰森既環境驚到口都震埋。

「依家幾點呀, 俾你都唔會日光日白出來叫雞啦, 生人唔生膽。」泥頭理所當然道。

「喂, 你地睇下, 每一間房門都貼左好多野家啲。」紅棍道。

驟眼睇來, 就好似地產分行咁, 不過呢度既房門貼既唔係「高層遠景」, 「間格四正」之類既樓盤資料, 而係「新到陀地」, 「秘撈學生妹」等等既宣傳標語, 配合住一張張挑戰底線既海報, 真係睇到人熱血沸騰。

「呢度咁多間房, 我地點知孱仔係邊呀?」紅棍問。

「無辦法, 睇怕要逐間逐間搵。」大舊道。

「好, 就從呢間開始先啦」我伸手想去敲一間寫住「大吉大利大波大」既門。

「咪攞敲呀!!

」泥頭喝住左我。「你敲既話入面啲雞會以為有人查牌家。你睇唔到每道門隔離都有個鐘咩,

就係俾你攞來攢家, 唔係咩叫攢鐘仔呀。」

「哦, 如來係咁。有怪莫怪, 細路仔唔識世界。」我攢左門旁既鐘一下。

(8)

叮噹!

.....

叮噹!

.....

「無人喎。」我失望道。

「唔出奇吖,可能佢地見無客出左街掛。」泥頭道。

「咁搵唔係辦法,我地要分頭行事。」大舊提議道:「我同紅棍一組,呀恆同發仔一組。泥頭你咁熟呢頭,自己搞得掂啦。」

「好,邊個有料到就即時通知大家。」我和議道。

於是,我地就分team行動起來。

可能真係早得濟,我同發仔連搽五道門都無人應。

但當去到第六道寫住「名校尖子」既門前,我地連鐘都未搽,道門就突然「砰」一聲打開左。

人地成日話嚇到鳩都縮埋,但係我既情況岩岩相反。

事關企係門口既,係一個青春可人,嬌小玲瓏既妹妹仔。最噴血既係,佢身上面所著既校服裙,短到連條底褲都遮唔住。而從佢上圍隱隱約約突出既兩點,我地可以肯定佢一定係真空包裝,空運到港。

俾佢咁樣「嚇一嚇」,我下半身即時硬晒軟。

只聽妹妹用半鹹淡既廣東話道:「等左你地巧耐啦,衣早就聽到你地係壞面近鐘啦,仲唔快啲入來。」

「尖子小姐,唔好意思,我地係來搵人既,唔知你有無見過呢個人?」我拎孖仔係我部電話入面果張相俾佢睇。

「睇咩野呀,搞野啦,我好想你啫~~」尖子最後果句索性講番普通話,仲要撲埋來攬住我大獻殷勤。

「喂,發仔,聽唔到到呀?佢話掛住我喎。話唔定我地尋日真係有見過面。」

「食屎啦,啲私鐘妹見人都係咁講家啦。」

我唔忿氣,問道:「喂,尖子,妳尋晚係咪見過我?」

「什麼嘛?我們天天都做夫妻的啦。」尖子伸條脷出來想舔我塊臉。

「妖, 都話唔係家啦, 死開啦。」發仔將我扯開埋一邊。

發仔講得岩, 佢應該係無接過我, 因為尖子唔係我鐘意既類型, 我醉左都好難會上佢鐘。

「七百塊, 最便宜的啦」尖子扁嘴道。

「四舊水, 最後一口價。」發仔伸出四隻手指。

我大力拉番發仔出門口, 道: 「我屌你! 趁我諗野果陣同條女講價! 」

「知下行情都好嘛...」發仔碎碎唸道。

如是者, 我地又check左幾間, 但除左摸門釘同埋係咁俾人撩搞野之外, 我同發仔一無所獲。

「呢層既最後一間啦。」我無奈道。

房門口寫住「楊門女將」, 一個好有氣勢但毫不挑逗既宣傳標語。

「點呀, 老細有咩幫襯?」開門後, 一個睡眼惺忪既女人擔住口煙問。

「姐姐廣東話咁純正, 係咪陀地來家呢?」發仔興奮道。

「是但啦, 係咪屌閩呀, 係就入來啦, 一千蚊無得講價。」

「一千咁貴?! 姐姐, 其實我地係來搵人家。」我澄清道。

一身情趣內衣既楊門女將, 擘大對眼望左我一眼, 之後道: 「屌, 你剃左頭差啲唔認得你。你咪係尋晚班豪客既其中之一?」

「我?! 豪客?! 你認得我?!」終於都有番啲眉目, 我當堂醒一醒。

「認得, 你地班仆街又要叫雞, 又要嫌呢度烏遭, 話咩間房襯唔起你地身份啲, 夾硬叫晒我地幾個姐妹過對面美麗華酒店度開房。」

「唔係掛?!」我同發仔一齊道。

「咩唔係呀, 通常我地呢度就唔做跑鐘既, 不過見你地每人出到三千蚊一濟咁豪, 咪同你地癲下咯。七pair人一字排開咁行出香檳大廈, 個場面都唔知幾壯觀。」楊門女將噴左口煙道。

發仔聽到心馳神往, 但係我無忘記到此行最重要既目的。

「咁姐姐你應該有見過呢個人啦。」我又擺孖仔張相過佢睇。

「點只認得呀, 佢係我個客來家。上到房我衫都未除晒佢就射到一地都係。你話喇, 咁好既客我又點會唔記得。」

「咁妳知唔知佢依家係邊？」我追問道。

「點知呀, 佢係對面酒店間房訓緊掛。果陣佢射都射左咯, 又唔使我留低, 我梗係返番來搵食啦。」

「咁佢住幾號房呀？」我越問越急。

「點記得呀, 你記唔記得你幾號房吖？」佢反問我。

「……」

「你梗係唔記得啦, 你都無房既, 哈哈！」

「無房, 即係咩意思？」

「屌! 問長問短, 唔叫雞既就唔好阻住呀姐做生意啦, 仆街！」楊門女將氣勢凜烈咁將道門砰埋。

「咁依家點？」發仔六神無主咁。

我嘆左口氣, 道:「通知左大家先啦, 至少我地都知道左下一個地方要去邊啦。」

(9)

楊門女將口中既美麗華酒店, 其實一早就改左名做「The Mira」, 由四叔個仔揸旗。

富二代掌權事必然好大喜功, 耍威又要型。

所以酒店無論係外牆以至到內籠都進行過一輪大翻新。短短一年, 就由一間專做內地旅遊團既老土酒店, 搖身一變, 成為一間專走型格路線既Business Hotel。

「嘩, 呢度型左好多啲, 怪唔之得我地會提議來呢度開房啦。」發仔行入大堂之後讚嘆道。

Cyber既燈光, 新潮既傢俱裝修, 甚至地板既大理石都「令」到可以反射女士既裙底。

「車, 點變咪又係做番大陸人生意。」泥頭道。

「依家出來遊埠呀? 嗱嗱聲搵個職員問下啦。」紅棍催促道。

我環顧四周, 發現好多客人都用啲怪異既眼光吸實我地。

咁又唔怪得佢地既, 五條友入面, 一個光頭, 一個無眉, 仲有一個紅毛。如果大舊晒埋隻貓出來既話, 佢地有人報警一啲都唔出奇。

「照我話, 去問下Reception最實際。」發仔道。

無人有異議, 始終發仔係大學主修既係酒店管理, 佢應該最熟門路。

招呼我地既係一個留齊蔭既直髮女仔, 一睇個樣就知道係Fresh grad。

「歡迎光臨The Mira, 請問有咩可以幫到你地?」直髮女既眼神流露出一絲猶豫, 可能係俾我地出位既造型嚇親。

「睇我表演啦。」發生胸有成竹咁行近counter。

「小姐, 我想同你打聽一個人。」發仔chok左把賴有磁性既聲, 然後擺出佢平時自以為溝死女既無敵笑容。

佢唔笑由至何, 一笑條女即刻彈開左兩步。

「請問...先生你想問咩呢?」

「無, 我想問下相入面呢個人住緊邊間房者。」發仔keep住笑, 好明顯係唔記得左自己棚牙既慘況。

直髮女忍唔住皺眉道:「唔好意思, 酒店係..」

「唔可以透露客人既資料呀嘛, 我知吖。」發仔係佢未講完就插嘴道:「靚女, 睇你都係讀Hotel man出身家啦, 我算得上係妳師兄來家, 見在同門份上, 不如我地暫時放低返工既面具, 開心見誠咁傾下計吖。」

「真係好對唔住, 呢啲係客人既私隱...」直髮女左顧右盼, 有啲不知所措。

「No No No~ 都話唔好咁拘謹咯, Relax~ 我地只不過係來搵朋友者, 唔係咩大件事, 妳講出來, 我一定會記得妳既好處家。係呢, 有無人同妳講過, 妳好似楊丞琳呀。」發仔繼續展開攻勢。

「開心見誠呀...」直髮女細細聲咁講。

「無錯啦, 琳琳乖, 講俾哥哥聽。」

「咁你行埋啲先啦...」直髮女怕醜道。

當發仔將隻耳湊埋去啲既時候, 直髮女變臉道:「乖你老母咩, 我係驚經理聽到先同你玩咁耐啫。你唔係幫襯既就咪撚係度扮型, 快啲同我死開啦, 崩牙佬!」

我地幾個企係隔離, 忍唔住爆笑左出來。

雖然問唔到咩情報, 但淨係睇發仔食左舊屎味檸檬既柒樣都值回票價。

此時, 我地身後有一把聲音響起:「喂喂喂, 你地班死仔仲係度既? 係咪特登等埋我食早餐, 想聽賽後報告先?」

我地轉過身, 異口同聲道:「彈彈波?!」

(10)

之前酒吧老闆所講果個肥頭dup耳既fd, 原來係我地大學既師弟, 彈彈波。

咁睇來楊門女將口中既七男七女, 多出來個條仔就係佢。

人如其名, 彈彈波生得又肥又矮, 令人好想將佢搓圓擦扁到消失係呢個世界。

佢塊面好大, 大到可以擺得落十圍酒, 不過啲眼耳口鼻就全部擠埋晒係中間。

正因為彈彈波既相貌出眾, 所以係大學果時佢已經響晒朵。

「咩野賽後報告? 點解你又會係呢度出現?」我個腦塞滿左問號。

彈彈波唔係我地圈子入面既人, 極其量都只算係識得咁既者, 我地無理由會叫埋佢一齊叫雞。

「嘩, 睇你地一身出位既打扮, 尋晚走左之後一定仲有好多精彩既節目啦。」彈彈波笑起上來連對眼都唔見埋。

「你知道尋晚發生咩事?! 快啲講!」泥頭激動道。

「咪扮晒野啦。我同你地講, 雞呢味野呢, 叫就要認, 打要企定。不過話時話, 尋晚真係好撻正呀。」彈彈波興奮到札札跳。

「究竟我地做過啲咩?!」泥頭捉實彈來彈去既彈彈波, 威嚇道:「唔講既話Jer都捏爆你。」

「喂, 男人大丈夫做得出就唔好係度扮失憶咯。」彈彈波擔心道:「你地話過請我叫雞, 依家唔係要我俾番錢呀?」

「唔係扮, 我地堅係失晒憶呀!」泥頭用力捏到彈彈波既膊頭「咯咯」聲。

「哎喺哎喺, 好痛, 有野慢慢講呀大佬。」彈彈波以為泥頭痴撻左線, 望向我地求救。

「唔使望啦, 泥頭講既嘢係真既。」我無奈道。

「嫖到失憶咁盞鬼?! 仲淒美過一公升眼淚咯。」彈彈波笑道。

「咁你係咪想流足一公升吖?」泥頭加重力度。

「好好好, 我講, 你放手先啦。」彈彈波既表情好痛苦。

大舊扳開泥頭隻手, 道:「長話短說, 我地唔係好多時間。」

彈彈波卒住自己既膊頭道:「你班友成日都神神地, 都唔知係咪玩鳩我家。」

見到我地個個都一面認真, 彈彈波先肯收起嘻皮笑臉, 道:「尋晚我係尖咀飲野,

本身都唔知你地係果度家,直至你地發左癲咁周圍搵女錫,我先留意到你地。見你地咁渴女,我咪好心介紹你地去香B搵咯,點知你地豪興大發,話有雞齊齊叫,要請埋我一齊食女。咁有免費餐我無理由唔食家嘛,咪跟埋你地去咯。」

「我地會咁好死請你?」我忍唔住問。

「點知你地呀,精蟲上腦掛,你地請得成間吧既人飲酒,有咩做唔出。」

「繼續講。」大舊道。

「咁去到香B啦,你地揀好晒女之後又話人地間房啲積一達達好核突,係都要拉大隊過來呢度開房,仲出到每條女一千蚊呢啲天價...」

「明明就係三千。」我搶住講。

「噏,仲話你唔記得!」彈彈波俾我篤爆,面都紅晒。

「你老味最好同我老實啲呀下。」泥頭又再捉住彈彈波。

「好好好,大佬你話點就點。我地一過到來你地就話要住總統套房,酒店經理話咁啱俾人book左,你地就真係想殺上樓去拆人地度門,搞撚到好大件事。最後經理見我地既陣容咁鼎盛,目的又咁明顯,所以特登開左全酒店最大間既宴會廳俾我地開party...」

「咩話,我地係人地平時擺酒既地方搞野?!」發仔難以置信。

「咪住,頭先我仲問過其中一條女,佢話係同孬仔開左一間房家啲。」我忍唔住道。

「嘩!唔好打住呀泥頭大哥!我同孬仔唔慣係咁多人面前做先各自開多間房啫。」彈彈波哀求道。

「唔慣?明明一大班人開sex party咁開心,點解仲要分開玩?!俾唔到個合理既解釋我就一拳彈你出街。」泥頭將拳頭放左係彈彈波面前。

彈彈波嚇到流晒鼻涕,道:「孬仔話佢係第一次,想要啲私隱。而細佬我就係因為...因為...」

「因為咩?!講!」泥頭猛晒弓想出手。

「係因為我條野好細,驚俾你地笑鳩我!!」彈彈波用盡所有勇氣講完呢句說話之後,痛哭失聲。

(11)

「泥頭,我地目的係搵緊孱仔,你問呢啲野做咩?」大舊道。

「無,得個知字者。」泥頭聳聳肩道。

我依家終於知道楊門女將點解話我無房喇,原來我係喺人地果ball room搞野既,但最重要既問題彈彈波無答到,於是問:「咁孱仔依家係邊間房?」

彈彈波從悲傷中回來,道:「咩呀,我完事之後就落左來睇下你地搞成點,點知你地激情過後仲話唔夠喉,要有下場。我見聽日要返晏午,樓上間房唔訓又好晒,咪唔同你地去咯。孱仔係同你地一齊走家。」

我全身如墜冰窖,問:「咁之後我地又去左邊.....」

彈彈波企左起身,道:「我點知你地呀。不過你地有講過,話咩女人變壞先有錢,男人有錢先變壞,而壞呢,不外乎嫖賭飲吹。依家嫖又嫖過啦,下一步就梗係...」

「賭?!」我接住道。

「唔知呀!我趕住返工啦,以後有咩都唔好搵我喇,我無福消受啊。」彈彈波一講完就成粒波咁彈走左。

「仆街!」泥頭燥起上來一腳就踢畀左酒店出面既垃圾筒。

我其實好理解佢既憤怒,滿心以為去到酒店就可以搵到孱仔,大團圓結局,點知都係功虧一簣。

「一日都係你班死鏟,我不嬲飲親野都斷片家啦,你地又會全部跟住失憶既,都唔知當中係咪有人扮晒野,想吞左舊錢家。」泥頭口不擇言。

「屌你呀,咁既野你都講得出?!」紅棍喝道。

「我最懷疑果個就係紅棍你,你係酒吧界千杯不醉邊個唔知,依家同我講你都斷片?!」泥頭喝番佢轉頭。

「收皮啦你,呢度最無資格講野果個係你呀!」紅棍指住泥頭個鼻講。

「咩撚野資格啊?!依家講野要排隊擺籌啊?!」泥頭不甘示弱。

「好,你係咪要我踢爆你吖?!」紅棍行前一步。

「踢爆我咩呀?!」泥頭又行前一步。

「你敢唔敢同大家講下你頭先去酒店之前,係香檳大廈做過啲咩吖?!」紅棍質問道。

發仔拉一拉我衫袖,示意我行遠少少:「喺,呢鑊有戲睇啦。」

「咪咁啦，咦？點解你會有包花生？」我問發仔。

「同得你地班搵樣出街，點都袋定一兩包跟身啦。整粒啦。」發生將包花生隊係我面前。

「幾脆喎。」我食得津津有味。

「係呀，試一包包你鐘意佢呀，睇番戲先啦。」

我望番過去，只見紅棍挺起個胸向泥頭步步進逼。

「我...我...做過咩啊？」泥頭口都窒晒。

「我親眼見你係香檳大廈出來果時，褲鏈未拉，皮帶又未扣咁。我當你係兄弟先唔當面踢爆你。你依家講，你果陣做過咩來？」紅棍毫不留情。

我地全部用懷疑既目光射住泥頭。

「咩...咩者，咁條四川妹真係好搵索呀嘛。再加上我果時咁大火唔出下既話，我驚你地有生命危險嗰。我咁做無非都係為你地著想嗰。」泥頭無賴道。

「哦，我地就搵孬仔，你就砌川雞，辛苦你喎！」紅棍堅燥。

「咁你想點搵樣吖？」泥頭惱羞成怒。

「係咪來吖，睇下有生命危險既係邊個！」跆拳道黑帶既紅棍擺好架式。

「嘩，開波啦，行遠啲先。」發仔直頭過埋對面馬路。

我就留左係原地，進退兩難。

就係呢個時候，一直無講野既大舊慢慢咁行埋去佢地中間，然後毫無先兆地大喝一聲：「開！」雙手向外一撐，就將佢兩個左右分開咁推左落地。

我一時間睇到呆左。

「呀恆！快啲幫手壓住泥頭！」大舊一邊吩咐我，一邊撲向紅棍個身上面。

幾經辛苦先等到泥頭同紅棍冷靜左落來，大舊道：「依家發脾氣都無補於事，不如我地平心靜氣分析下依家既形勢先。」

泥頭同紅棍企番起身，不發一言。

「Wow, 啱啱好食完。」發仔唔知幾時，拍拍手行左返番來。

大舊瞄一瞄發仔，之後道：「根據酒吧佬，私鐘妹同埋彈彈波三個人所講，我地尋晚應該係飲完野，去左香檳大廈call女之後，就行過The Mira扑野。」

「你老母係女人我都知。」泥頭轉過頭又擺個垃圾筒出氣。

大舊無理會泥頭, 繼續道:「整個過程, 孱仔應該都係同我地一齊既, 直至到我地離開酒店都仲係。」大舊按一按太陽穴, 問道:「大家既手提入面會唔會仲有啲咩相可以參考?」

「一早睇搵晒啦, 得呀恆有影到相啫。」發仔答道。

「而我就真係得果張者。」我反覆查看手機確認。

「即係依家唯一既線索得番個「賭」字」大舊繼續推敲:「以我地性格, 身懷巨款都唔方會想賭得細家啦。而要大賭特賭呢, 係我地既mind set 入面得一個途徑者。」

「過大海!」紅棍唔夠零點一秒就答。

「而呢度最快去澳門既方法...」大舊露出微笑。

泥頭未聽完個答案, 就即刻向住中港城既方向跑去。

(12)

「喂,你做咩呀?」正要搭中港城既扶手電梯果陣,我回頭見到身後既發仔全身無力咁跪左係地度。

「頭先有銀行職員打俾我,話我戶口啲錢無晒。」發仔絕望道。

「你又係咁呀?我今朝都收到個類似既電話呀。」我走過去扶起發仔。

「唔係掛,我都check下先。」泥頭一講完,紅棍同大舊就跟住佢衝去最近既櫃員機。

無幾耐,紅棍首先帶住一副死老豆既樣返番來,道:「一蚊都無得剩...」

我驚訝道:「嘩,你用邊間銀行家,咁大件事都唔打俾你既,咁睇來恆生都真係幾好啱。」

「你估依家拍劇呀,賣咩植入式廣告呀係度。」發仔情緒恢復番啲。

「泥頭同大舊點?」我問。

「唔知啱,佢地去左中銀果邊,應該仲近過我,照計無理由要咁耐家?」紅棍答。

突然,頭頂傳來一連串急速既腳步聲。

我地抬頭一望,只見大舊同泥頭係二樓搏晒命咁追緊一條友,但佢地跑得太快,我睇唔清條友係咩樣。

「仆街,你同我企係度呀!」泥頭既咆哮聲我地隔成層都聽到。

「我成日都唔明,呢句對白究竟有咩意思,好似講左出來人地就真係會乖乖地企係度咁。」發仔不解道。

「仲抽水!快啲趕上去睇下咩事先啦!」紅棍道。

我地三個跑到樓上既時候,就見到泥頭係閘口同啲碼頭職員爭執緊。

「俾我入去打鳩死條友呀!」

「先生,你無船飛係唔入得去家!」

見三四個職員都拉唔住泥頭,我地都跑埋去幫手。

泥頭见到我地,繼續嗌:「你班仆街放開我呀!我要打佢老母臭閘!」

「咁究竟你係想打佢定係打佢老母呢?」發仔問。

「你傻撻左呀,依家仲刺激佢。」我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先勉強挾制到泥頭隻右手。

「大舊去搵左邊呀?!!」紅棍一邊抱住泥頭,一邊尋找大舊既踪迹。

就係呢個時候,一聲只有金毛獅王既獅吼功先能夠與之匹敌既叫喊從後而來。

「泥頭你做乜搵啊!!!!!!!!!!!!!!」

全場人都忍唔住要用手塞住耳仔。

而叫聲既來源就係大舊,只見佢就連個口罩都除埋,臉上緊繃既肌肉令到隻Hello Kitty變得好搵恐怖。

泥頭俾佢一喝,個人好似冷靜番啲,道:「咁唔通我地就咁俾佢走?」

大舊道:「佢有船飛,我地入唔到閘都吹佢唔漲。」

泥頭道:「所以你去左買飛?」

大舊搖搖頭,道:「唔係,我唔夠錢。」

「下,即係話你地個戶口都無晒錢?!」我插嘴問。

大舊見人多耳雜,帶番口罩道:「我地行埋一邊先講。」

(13)

我地行到去一個比較僻靜既角落頭，大舊見無咩人係附近，先開始講：「頭先我同泥頭去check數，結果一如所料，所有存款都清空晒。當諗住番來同你地滙合果陣，有一個專搔人買黃牛飛既MK仔行左過來...」

「嘿，果個仆街！」泥頭蹙到咬牙切齒。

「唔好打斷我住。」大舊繼續道：「個MK仔行埋來就問：『哥哥仔，過大海呀，呢度買平啲啲，又唔使排隊。』我見無錢，就同佢講遲啲先。佢唔放棄，繼續sell：『遲啲無家啦，最多我俾豪華位你地喇，又可以多個杯面食。』泥頭聽到好唔耐煩，就話：『都講左唔撚使咯，食杯面叫mud撚野豪華位呀！』點知個MK仔見到泥頭既樣，思索左一陣就興奮到成個跳起，大嗌：『呢期我掂啦，你班仆街仲唔死！』佢用部手提影左我地相之後，擰轉頭就起勢咁跑。我同泥頭見唔對路就即刻追上去。之後發生既事你地都知啦。」

泥頭慶洽洽道：「我發過毒誓，條眉一日唔生番出來，我就一日唔影相。依家咁樣俾個MK仔偷拍，如果一個唔覺意佢擺左張相上facebook，我以為仲點溝女！」

「就係因為咁，你就追人九條街？」發仔問道。

「講到咁撚大方，你試下我將你棚牙放上網吖？！泥頭道。

我唔知好嬲定好笑，道：「泥頭鸚鵡先追人者，大舊你又會陪佢癲既？」

「照我睇，件事唔係咁簡單。」大舊皺眉道：「所以頭先趁泥頭俾啲職員擋住果陣，我第一時就搵左個位影低條友個樣。」

大舊俾左部手機我地各自傳閱。

張相係大舊係開口出面偷左個角度影既。相中既MK仔一身潮童打扮，全身頸鏈手鏈褲鏈，mud鏈都有，額前純金色既斜蔭，長到遮住晒自己隻右眼。而最令人心寒既，係佢唔驚大舊影佢相不特止，仲要對住鏡頭露出一副奸狡邪惡既微笑，笑到成個鄭子誠咁，令人一睇就覺得佢肯定係有啲咩陰謀。

「其實呢啲髮型既人係點睇野既呢？無左隻眼好難分距離感家啲。」發仔揸住自己隻右眼道。

「車，以前既海盜咪又係照樣行船出海。」泥頭道。

大舊完全無視佢地既對話，道：「雖然唔知條MK點解要影我地相，但係佢一定係認得我地先會咁做。依家佢搭船過左澳門，我有一種好不安既感覺，唔知仲應唔應該去...」

講起不安既感覺，我突然間醒起啲野，道：「我記得今朝銀行打來，話我個戶口入面啲錢唔係係香港擺出來家，咁睇怕，提款既地點好可能就係澳門喇。」

「嗯, 咁講我地尋晚去過澳門既可能性好大, 但係頭先個MK仔話我地死硬, 又係咩意思呢?」大舊低頭尋思。

「唔...」一班人陷入沉默。

終於, 泥頭忍唔住道氣, 豪邁道:「屌, 呀叔我8號風球行住雷咁出世家, 有乜撚野風雨未見過! 理得佢MK仔定係澳門佬, 我來一個殺一個, 來兩個殺一雙!」

紅棍都走過來攬住我同大舊既膊頭道:「我地洗濕左個頭, 點都要去家啦。」

「你錯啦, 個頭濕左可以吹乾佢...」發仔未講完就俾泥頭封住左個口。

雖然對面海有好多野都係未知之數, 但係未搵到孱仔...keep果張飛之前, 我地點都唔可以放棄。

「好! 死就死啦!」我同紅棍擊拳壯膽。

大舊亦好似下定左決心, 道「買飛! 過大海!」

泥頭見我地重拾鬥志, 興奮道:「無錯啦, 正所謂唔係猛龍唔過江, 唔係豬扒都唔化粧!」

.....

「行啦, 柒頭。」發仔推一推泥頭道。

(14)

「等陣，你地身上面淨低幾多cash呀？無錢又點買飛？」發仔問。

「我得番幾十蚊係身喳。」泥頭答。

「八達通入面都有百零蚊既。」大舊嘆左口氣。

「老老實實，我就一個仙都無喇。」我苦笑道。

「喺，通常講野用得老老實實開頭既人，就一定唔方老實既，呀恆，攞你個銀包出來睇下。」發仔伸手道。

「睇飽佢咯。」我將個銀包掙過去。

發仔攞左兩攞，道：「哦，仲話無？！呢樣係咩來既？」然後喺我袋身份証既暗格度攞左一個用一千蚊紙摺成既心出來。

唔好話佢地，我自己都覺得好出奇，事關我完全唔知有呢樣野存在。

「古古惑惑...」發仔一路講，一路將個心拆開。

嘩，上面有字添家啫。發仔將張一千蚊攤平俾大家睇。

上面寫住：「無論係點，唔好唔記得我」

「女人既字跡來添啫。」紅棍吹一吹口哨，道：「莫非你頭先又好似泥頭咁偷偷地去左出火？」

「食屎啦，我全程同發仔一齊，佢有咩可能唔知。」

我望向發仔，佢無幫我講好說話不特止，又攞左包花生出來。

「屌，你究竟有幾多包家。」我伸手去攞左兩粒來食。

「你理得我者，無料到家？唔食lu。」然後又收埋包花生。

「你真係唔知有呢樣野喺銀包？」大舊問。

「我發誓，如果我一早知又唔講既話，我以後碌鳩掉返轉來生！」我斬釘斷鐵道。

我知道個誓唔毒，佢地唔會信我。

「講到自己碌鳩仲好似有得生咁。」發仔仍然唔心息。

呢次連泥頭都唔理佢，道：「依家得一千蚊，好攞水啫。」

「唔使驚，我有。」紅棍手上唔知幾時多左張黑金卡。

「夠唔夠使家，張卡既limit係幾多家？」發仔問。

「無limit。」

紅棍此話一出，我地頓時覺得有道帝王色既霸氣係張卡度射出來，差少少要向住佢跪拜。

埋到counter, 一個梳掃把頭既肥孃伏左係枱度蛇王。

「唔該。」我一嗌佢，個肥孃嚇到差啲連人帶凳跌低。

「咩事嘈亂巴閉呀，買飛喳嘛，要幾張呀？」肥孃好明顯唔鐘意我地擾佢清夢。

「Sorry，五張澳門碼頭船飛咩，唔該。」我客氣道，始終嘈醒佢我都有啲唔好意思。

肥孃見我咁好禮貌，抬頭望左我一眼，隨即大聲道：「乜又係你地呀。」

大舊即刻搶過我既位置，廢話都唔多講就直接問：「我地尋晚幾時來過？坐既係咩船？買既係咩碼頭既飛？」

肥孃聽完大舊連珠式既問題，唔單至無答，仲要笑鳩我地：「真係怪事年年有，癲佬特別多。呀姐我做左咁多年人，你地都算癲得勻循家咯。尋晚就行為怪異，今日就玩奇特造型，真係唔話你地食飽飯無屎痾都唔得呀。」

「死肥婆，再嘈卒甩你粒守宮砂咩，快啲答我地既問題！」泥頭又發老脾。

「嘩，乜你講野咁無家教家，叫番頭先果個光頭仔來問。」肥孃有意無意遮住自己右臂上面粒紅點。

我行番上前，好聲好氣問：「姨姨，呀唔係，姐姐，請問我們尋晚係搭邊條船既呢？」

肥孃冷笑道：「哼！你地尋晚根本無坐到船過澳門。」

我抱頭道：「唔係呀嘛，又係咁？！」

不過肥孃好快就解開左我個迷團：「你地係坐直升機家！」

(15)

「直升機?! 乜唔係上環碼頭先有得搭既咩?!」我地呢班人得紅棍搭過，所以佢最清楚。

「我都係咁同你地講家，但係你後面果個fd..」肥孃指住發仔，道：「唔使避呀，係你呀，得你死都要坐家啫。」

「我?!」發仔愕然道。

「咪扮啦，我同你解釋左好耐，話呢度無得答，但係你死都唔信，仲要當住全個碼頭既人面前，成個細路仔咁係個地度lur來lur去，仲要扭晒計咁啖：「唔制呀！人地真係好想搭果部發發發發發發機！」

我地以鄙視的眼神望住發仔。

發仔若無其事道：「咩者，咁睇來我真係好鐘意搭直升機咯。」

「咁之後點呀？」我追問肥孃。

「唉，我見佢咁曳曳，咪介紹左個專門為果啲名門望族，隱形富豪而設既專機服務咯。我同你地講，架機就七人坐位，又大又舒服，而且係尖沙咀呢度都有得上機，不過就超級貴既。點知你地問都無問過價錢就一口應承左啦。」

「咁即係講緊幾錢一位呀。」大舊問。

「呢個數咯。」肥孃伸出一隻手掌。。

「五千?!」我猜測道。

「你就想呀，五萬呀。」肥孃道。

「屌! 六條友咪使左成三十萬?!」泥頭喊道。

「係呀，咁你地依家仲坐唔坐吖？」肥孃問。

泥頭知道自己無啦啦使左咁大筆錢，個樣好似俾人闖左咁，道：「坐你老母咩，咁貴！」

肥孃奇怪道：「唔係呀，你地應該有飛剩家啲。」

「此話何解？」我問道。

「無啊，我見你地尋晚咁豪氣，又巒巒居居咁，咪up sale埋你地一套廿張既尊貴套餐咯。」肥孃噤一噤計數機，道：「假設你地來回都有用喇，都係用左十二張者，仲有八張剩啊。」

「廿張?! 咪要成一百萬?! 成層樓都買到啦!」泥頭激動道。

「鷓鴣, 佢家仲邊有一百萬既樓買家。」發仔搖頭道。

「後生仔, 旭啲就大動肝火, 話明套餐價, 梗係平俾你啦, 八十八萬者, 幾好意頭啊。」肥孃笑道。

「除番係四萬四一張呀, 死死聲, 好意頭碌撚啊!」泥道燥道, 差啲又想打爆人地塊玻璃。

「車, 坐唔坐你地話事, 關我撚事。」肥孃轉身擺左份紙睇。

「我地想坐都無辦法啦, 都唔知啲飛係邊。」我轉身對住佢地無奈道。

紅棍道:「事先聲明, 六合彩張飛都未知搵唔搵到, 咁唔化算既野咪使指意我出錢啊。」

「不過直升機上面可能會有啲咩線索都未定....」大舊道。

「唔值得咯。」泥頭亦難得咁理智。

「其實呢...」發仔難為情道:「直升啲飛係我度....」

「仆街!」泥頭一拳就打過去。

發仔無野叻, 但反應就極快, 一踏低, 就避過左泥頭既攻擊。

泥頭乘勢想出腳踢佢, 但腳都未提起, 發仔已經向後一滾, 彈開左幾個身位, 然後嗌:「咪打住, 一定係我潛意識好鐘意搭直升機, 我先唔肯擺出來家。」

「咁牽強既理由, 俾你自己信唔信吖?」我問發仔。

發仔狡辯道:「呢個世界無奇不有, 有啲野唔到你唔信, 正等於當初我夠唔信澤尻英龍華會拍溝片啦。」

「咁佢又有啲道理。」紅棍點頭道。

「泥頭, 等我處理。」大舊一步一步行去發仔身邊, 淡淡道:「老實同我地講, 張六合彩飛係咪係你度。」

發仔一聽, 雙腳發軟就跪左落來, 委屈道:「冤枉啊大人, 我係一時貪心先收埋左啲直升機飛家, 六合彩飛真係唔係我度啊。」

「搜佢身。」大舊指一指發仔道。

泥頭同紅棍立即上前, 將發仔成個人倒吊起來係咁噉。

隨住發仔「啊..啊..」既叫聲, 係佢身上面跌出來既野, 包括有一個銀包, 一部手機, 幾個避孕套同十幾包花生。

而果九張直升機VIP飛就收埋左係其中一包萬里望花生既包裝袋入面。

「廿張飛用剩九張？」大舊屈指一算， 喃喃自語道「六張去， 五張返...」

「即係孬仔一直無返到過來香港。」我接著道。

「噢？ 呢張咩來？」紅棍係地下執起一張紙仔問。

「6991908？」我讀出紙上面既號碼。

「七個number？ 唔似電話號碼嗎？」泥頭問。

「係咪澳門number呀？」我猜測。

「應該唔係， 人地依家都變晒八個位啦。」紅棍答。

「喂， 發仔， 咩來家？係你個身度跌出來家嗎。」泥頭問道。

「你覺得我會唔會知吖？」發仔因倒吊左陣，成塊 面都紅晒。

肥嬻呢個時候隔住塊玻璃嗌出來， 道：「喂， 你地仲搭唔搭家？ 唔係就唔好塞住係Counter前面啦， 都唔知你地同成日係旺角扮嗌交果班人係咪一伙家。」

泥頭將五張飛掙去佢面前， 道：「叫架機過來啦肥婆！」

(16)

上到天台，架直升機已經泊好晒係度等緊我地。

「嘩，真係發發發發發咁既聲喎。」發仔好雀躍。

然後，就有個帶住頭盔同黑超既男人係架機度落左來，同我地道：「好高興再次為各位服務。」

「咦，識得咁家喎，即係尋晚都係你做司機啦。」泥頭要大喊先可以蓋得住啲引擎聲。

「揸車果啲先叫司機呀，無啲文化！」發仔道。

「都係一句者。」個機師可能招呼慣有錢佬，好識做人。

上到架機，個機艙比我想像中仲要大，甚至可以容納多一倍既人數。

唔計機師個位，入面六張半臥式既真皮梳發排列得井然有序，艙後面既位置仲有一張小型既吧台，上面放左幾杯已經斟好左既紅酒。

「仲飲?! 未識死呀?!」大舊喝住泥頭。

「一杯半杯，驚條撚咩。」泥頭舉杯道：來，預祝我地早日搵留張飛！」

「好！最好搵到埋劉備同關公。」發仔企左起身。

「哈，哈，哈」我假笑左三聲

紅棍對大舊道：「飲少少唔緊要啦。話晒成個晏晝頻頻撲撲，一滴水都無飲過。」

大舊猶豫左一下，最後都決定加入我地。

「飲杯！」

我地全部都將杯酒一飲而盡。

唯獨是大舊只係輕輕地淺嚙左一口。

「哎，做有錢佬真係爽皮。」發仔攤左落梳發歎道：「如果依家有埋幾條索女係度，咁就真係無得頂。」

直升機亦都係呢個時候開始起動。

望住下面既景物越變越細，我百感交集。

大佬呀，一張飛既價錢，差唔多係打工仔幾個月既人工，而換來既只係剎那般既快感。

「你地睇,個夕陽離我地幾近。」發仔樂此不疲。

望住佢笑到柒下柒下咁,我真心感受到發仔真係好鍾意搭直升機。

我攤番落張梳發度,再次擺番頭先果張一千蚊紙出來睇。

無論係點,唔好唔記得我

我一定係唔記得左啲好重要既野。

我問泥頭:「覺唔覺呢度好似有啲淚痕咁啊?」

泥頭道:「防偽鈔既墨水印來家,諗撚多左啦情聖。」

發仔伸左個頭過來,問:「傾緊咩呀,我又傾。」

「死開啦,關你撚事咩。」泥頭擰轉過頭,好明顯仲擰緊發仔頭先唔老實。

發仔無因此而覺得尷尬,反而道:「見悶悶地,不如問大家一個問題吖,你地知唔知澳門呢個地方既名係點來家?」

紅棍答:「聽講好似係以前啲葡國人上岸既時候,問當地人呢度係咩地方,啲人以為佢問緊既係附近既媽閣廟,咪答佢媽閣咯,久而久之,就變成左馬交,Macau 啦。」

我點頭道:「係咯,我聽果個版本都係咁。」

發仔搖搖頭,道:「錯啦錯啦,你地無諗過啲葡國人識用中文問問題好唔合邏輯既咩?」

「咁唔係點啊?」我問。

發仔續道:「真相呢,就係當個葡國人用葡文問果陣,啲人一句都聽唔明,就問番佢地:「乜鳩?」個葡國人以為佢答左,就返番去話俾自己友聽。乜鳩前乜鳩后,講講下就變左Macau喇。」

「原來係咁。」我同紅棍茅塞頓開。

「聽過好多次啦,呢個都唔係最真實果個。」泥頭一邊欣賞紅酒既顏色,一邊道。

「又有另一個版本?」我問。

「我果個係鮮為人知既版本。」泥頭故作神秘道:「當時上岸既其實係葡國啲水軍,個個都做gym做到鬼鍾咁大隻,咁岩上岸問路果時遇著個無扑野好耐既中女,條女見到成隊好似A&F男模咁既大隻佬經過,連條問題都未聽清楚就高呼:「Oh! Men!」,久而久之,就變左「澳門」喇。」

「條中女無啦啦又會講英文既。」發仔懷疑道。

「咁考究做咩吖, 橫掂你地都係鳩up家啦。」紅棍轉過身又坐番低。

大舊突然道。「喂! 你地睇下機頂上面!」

我地同時抬頭向上望。

就好似啲人係巴士後座既塗鴉咁, 機頂上面寫住:「六個鸚鵡, 到此一遊。」

但得人驚既係, 呢六個字, 係用血寫既。

(17)

大舊企上左張吧檯，對住機頂用個鼻聞左一聞，道：「應該真係血來既，睇起來仲好似乾左好耐。」

「我地尋晚有人受過傷？」我猜測道。

「鸚鵡！」發仔即時反駁道：「如果自己身上面有傷口又點會唔知。」

紅棍喺高左件衫來睇，道：「除左大隻左，我見唔到有咩唔妥。」

泥頭道：「哼！不嬲得我打人，無人打我，所以我身上係絕對唔會有任何傷口。」

發仔道：「咁你割包皮果時留果嚟"la"點計先？」

泥頭指住發仔道：「喺，童年陰影唔好擺番出來講呀下！」

我問大舊：「我都無穿無爛喎，你呢？」

「真係要講，我有一個永不磨滅既傷痕。」大舊拉低口罩，指住隻Hello Kitty道。

「唔好再擺隻猫出來喇，節哀順變啦。」發仔道。

「咁不如問下司機大佬知唔知啦。」泥頭道。

「死爛jer佬，都話撚左佢唔係司機咯。」發仔咬住唔放。

大舊無視佢地二人係後面追追打打，徑自走上前打開左機長室度門。

可能因為無敲門，個機師唔知有人入左來，仲係度玩緊電話。

「飛機上面唔係要熄電話既咩？」紅棍問。

發仔唔知幾時，又鼠左入來道：「車，人地機師來家，想點都得啦，你無聽過有啲機師仲會型到會係機長室入面同啲空姐玩吹蕭彈琵琶既咩。」

「人地國泰係大公司，邊有得比咩。」泥頭都走埋入來。

而我地個機師因為戴左駕駛用既headphone, 一句都聽唔到我地講咩。

「唔該...」我拍一拍佢膊頭。

俾我一拍，個機師大吃一驚，急起上來是但將個電話放左埋一邊，然後除低耳機道：「唔好意思，你地係唔可以入來機長室家。」

大舊沉穩道：「事出突然，我地只係想打探一下點解機頂上面會有用血寫既字。」

機師愕然道：「咩野用血寫既字？」

大舊道：「你跟我地出來睇下就知。」

個機師諗左諗，道：「既然係貴客既要求，咁好啦。」

然後轉身對住個panel嚟左幾個制，控制板上既螢光幕即時顯示：「Auto pilot 自動駕駛中」

「好撚型！」發仔雙眼發晒光讚嘆道。

出到機艙，大舊向機師指示血字所在。

機師見到之後，皺眉思考左陣，就道：「有可能係咁...」

「即係點呀？使唔使去一去廣告先番來講啊？」發仔唔耐煩道。

機師道：「尋晚出發去澳門果陣，你地應該仲有一個身型比較苗條既fd。」

我點頭道：「係吖，佢叫peter, 但係我地就叫佢做孬仔。」

「哦，原來日本人來既，失敬失敬。」機師拱拱手，續道：「咁呀peter san
臨上機之前先話自己畏高，堅決唔肯搭。任憑你地點拉點扯，佢都係唔肯踏入機艙。於是...」

機師指住泥頭講：「

呢位客人就好果斷咁打左佢一拳，仲令佢個鼻爆晒缸。而你地就好醒目咁趁佢暈左之後，夾手夾腳將佢抬左上機。」

「好合理吖。我地無飲醉分鐘都會係咁做。」發仔道。

「咁孬仔之後有無事呀？」我問。

機師答道：「無事，多得打人既呢位客人出手既力度奇準，peter
san岩岩係落機既時候醒返，真係夾都無咁準。佩服佩服。」

「照你咁講，啲字有可能係我地用孬仔啲血來寫既？」大舊道。

「我唔敢講，係你英明推斷出來既者。」機師keep住擦鞋道。

「

錯唔得去邊家啦，怪唔之得我成日覺得啲血字中間有啲黑色一粒粒既野啦，一定係孬仔啲鼻屎來既。」發仔道。

就係呢個時候，機長室入面有鈴聲傳出。

「咦，聽聲係最新款果部手機來家咯，怪唔知得你揸緊直升機都愛不惜手啦，借來玩下吖。」
發仔無等人地應承就行左入去擺機。

「唔好啊！」機師失去晒平時既客套，發狂道。

「咩機咁巴閉啊？咦？」發仔望住部機，露出難以置信既表情。

「唔好睇啊！」機師癲狗般衝向發仔。

「中！」

我地連紅棍係點出手都未知，個機師既頭盔上面已經多左個凹左落去既腳印。

而機師好明顯受唔住紅棍呢一腳，即時口吐白沫，腳步飄浮咁撞向個駕駛控制板，之後仲要暈埋。

我地個個擘大個口，完全俾唔到反應。

「總算無掉到，師傅既架。」紅棍舉起一隻手指自豪道。

「你咁激動托撚咩！咁依家搵邊個揸機呀？」泥頭大嗌。

原本架機一直都係好平穩咁向前行使，但係俾個機師一撞之後，成個路線就向住左下方傾斜落去。

望住下方海面條水平線四十五度咁傾斜向上，我大嗌：「死啦！呢鋪我地真係冚家鏟喇！」

(18)

直升機持續斜線下降。

「唔好跌落去啊！未去過東莞之前，我唔搵想死啊！！」泥頭一拳打左落塊牆度洩憤。

轟隆！

機身比之前搖晃得更加厲害。

「嘩！你呢下係正宗既打飛機喎！」發仔道。

「屌！死剩把口咪就係用來形容你呢啲仆街咯！好！臨死前就擺你來祭旗！」泥頭失晒理性咁撲向發仔。

發仔閃避泥頭襲擊既功力越來越精進，呢次甚至仲有啲凌波微步既味道。

發仔避開左之後，對住紅棍喝道：「撚樣！呢次佢撲埋來又唔見你出腳？！」

紅棍不屑道：「哼！自古鳳凰腳無寶不落，況且我都唔想沾污自己隻鞋。」

突然，直升機又向住另一方向傾斜！

我成個人失去重心，無助道：「大舊，依家點算啊！！」

只見大舊必須用力捉緊左張凳先能夠勉強站得穩，可謂自身都難保。

「呀泥頭！麻煩你唔好發癲住！快啲同我入去拉開個機師！」發仔高呼道。

原本在地上一邊打滾，一邊捶頭痛哭既泥頭聽到之後，即刻成個彈起，喊道：「無錯！一日都係果個仆街機師搞出來既，點都掙左個佢落海先算！」

受復仇既情緒所支撐，泥頭喺如此惡劣既環境下，竟然仲可以步履平穩咁行入機長室，將伏係控制檯既機師拉左出來。

「呢鑊你仲唔仆街！」泥頭寧笑道。

發仔見狀，即時打左個關斗碌入機長室，然後爬上左機師張凳。

正準備打爛個窗掙機師落街既泥頭見到，問道：「你唔好撚亂搞啦，我地死得仲快呀！」

「收撚爹啦，打你個飛機啦！」只見發仔五指翻飛，迅速係個panel board度連嚟左十幾個制。

「唔理你做緊啲咩，拍梗檔快啲手啦，我地就來墜機啦。」我攬住條柱向發仔嗌道。

發發發發發發...

就係我地差唔多要撞落海面既千均一發之際，架直升機施展鯉魚翻身，拗腰衝番上天。

機艙入面即時爆起震天歡呼聲。

「發仔好波！」我舉起大姆指道。

「超，佢鳩嚟一輪死好彩啫嘛！」泥頭道。

「屌，除左打飛機同叫雞，你仲識啲乜？」發仔窒返泥頭轉頭。

「總之今次真係全靠你啦。」大舊拍拍發仔個頭以示鼓勵：「但係點解你又會識整番好既？」

「我同直升機不嬲都唔係玩玩下家啦，我地係真心家。」發仔錫一錫個控制板道：「再加上我頭先記低左個機師嚟啲咩制先可以較去自動駕駛mode，危急關頭橫死掂死，咪搏搏咯。點知真係搞掂掂。」

「第啲野又唔見你咁叻？」泥頭酸溜溜道。

「唔好咁啦，你都記得到網上每套咸片後面果十幾個number既code啦，每個人都有自己既專長家嘛。」我安慰泥頭道。

「點至十幾個啊，有啲AV既seed有成三十幾個number家。」泥頭自豪道。

「發仔，你頭先喺機師部電話見到啲咩？」大舊回歸重點。

「係啲！你地睇下。」發仔擺番機師部手提出來。

係一段whatsapp既對話。

機師：They are here.

Mr. Z：Show me.

然後個機師就send左一張相俾Mr. Z，張相係喺我地頭先起飛果陣，舉酒乾杯果時偷拍既。

「邊撚個叫Mr. Z，咁撚柒既？」泥頭道。

「係呀，你叫泥頭最撚型啦。」發仔道。

「你地兩個咪撚嘈住先啦，依家我地好似俾人點左相呀。」我望住出面暈左喺地既機師，嘆道：「最衰佢咁既款我地又問唔到啲咩啦。」

「我有辦法。」大舊嚟左打俾Mr. Z個制。

(19)

「Hey~~~ Sexy Lady~~~」估唔到接駁鈴聲竟然係呢首鳩歌，

「其實我一路想講，呢首歌點解可以咁紅？好撚唔好聽啫！」發仔插口，

「咪係囉！不過MV條女真係幾正。」我說，

「呢D韓國妹整容啫，上次我去韓國呀...」泥頭又答嘢，

「等等！發仔你走過黎邊個揸機呀！？」大舊問，

發仔「屌」左一聲之後衝返入駕駛座，呢個時候電話都接通左，

「What' s the matter？」接聽嘅係一把鬼佬聲，而且有D唔耐煩，

我地幾個你眼望我眼，皆因我地英文都唔太好，亂鳩咁答可能會出事架嘛，

「Hello？」Mr. Z見冇人答，又問多次，

「Nothing...just wanna make sure what do I need to do.」紅棍開口，仲特登chok低音把聲，

「Hold them as long as you can, my men are coming right now.」Mr. Z講完之後就收左線，

「Sorry我聽唔明last一句。」泥頭問，

「人地一共都係講左一句之嘛，佢叫個機師盡可能留住我地，有班人黎緊啫。」發仔答佢之餘都不忘串一串佢，

「你估班人搵我地做咩...？」我問，

「斷估唔係請我地食豬扒包囉！」發仔雙手唔知係度玩緊咩，

「揸你嘅機啦！撞撚左就打柒你！」泥頭大聲喝佢，

「係呀係呀，撞撚左你仲打到我呀！」發仔不甘示弱，

「唔好嘈！」紅棍一鬧兩個人即刻靜左，

「照咁睇黎，呢班好有可能係澳門嘅黑幫，我地應該一落機就會見到佢地。」大舊分析，警察確係唔同D。

「咁點算？返轉頭？」紅棍問，

的確，呢個點睇都係最合理嘅選擇，

「我地一於返去諗下辦法先啦，就咁去都唔知會出咩事。」我和議，
眾人點頭之下一致通過取消澳門行，大佬搭個直昇機都咁大穫俾你都驚啦！
可惜事與願違。

「唔好意思咁大位，架機必須降落啦！」發仔大聲宣佈，

「點解呢？」

「機入面嘅油唔夠我地返轉頭，除非你地打算游水返香港啦！」發仔答，

「咁我地係碼頭降落搭船走囉。」紅棍說，

大家都認為呢個係最好辦法，直昇機亦都慢慢下降，

「喂喂發仔，呢度好似唔係碼頭黎喎！」紅棍望望窗外後大聲講，

「架機set左programme要停呢度，我唔識改呀！」發仔好認真咁望個控制板，

我地同時望出去，只見呢度離碼頭都有一段距離，如果行路都要3-4個字，

「如果一落去撞到班人就真係走都唔使走啦....」泥頭把聲驚到震震地，

「唔使驚，我地應該快佢地少少，只要搵到架車我地就一定冇事。」大舊探頭出去望下環境，

「其實我係呢頭有D當差嘅朋友，可以問下佢地發生左咩事。」大舊話，

「返香港打電話問啦....」泥頭有D坐立不安，

呢個時候，直昇機安穩咁停定左。

(20)

我地落到去，周圍搵下睇睇有冇車，

「仆街車都唔多架，睇怕都唔使旨意截的士啦！」我話，

「你地身上真係冇乜錢？夾埋先得一千幾百？」發仔突然問，

然後，每個人同時轉過頭望住我，

「屌！我冇呀！咁嘅時勢仲特登收埋D錢咩！」我大聲抗議，

「唔係喎，你條度縮撚次次俾錢都扮醉扮唔舒服，咁多年的士數都走唔少啦！」泥頭指住我話，

「上次食飯你未俾錢！兩舊！」大舊忽然好記性，

「屌.....家下中左六合彩我仲會走你數咩！」我話，

「你一撚定會！」三條友同聲同氣咁講，

「咔嚓！」

「喂有車啦！」紅棍向我地招手，好彩啫逃過一劫，

只見佢隨手就撬開左架車，仲手法純熟地開埋引擎，
仆街，呢條友做犯法野真係寧舍有天份！

五個人迫左上車，負責開車嘅正正就係小弟，

「坐穩未呀契弟們。」我問，

「點解你每次一揸軚盤，眼神同語氣都會變撚左個阿叔咁？」發仔問，

「嘿，你問我點解？」我從鼻孔哼左一聲，

「阿叔細個係大陸生活，15歲開始就幫老豆揸車送貨，」我解釋，

「咁撚得意？一路向北送豆腐？」泥頭問，

「錯！係一路向西送雞煲！」我擰轉頭好型好自信咁向班友微笑，

「屌！睇路啦！！！」泥頭指住前面大嗌，

Oh Sor，我連開車習慣都同祖國接軌埋，

幾個落坑跑道慣性甩尾後，我地已經開到碼頭。

(21)

我地去到碼頭，正傾緊係咪真係返香港之際，泥頭突然神色痛苦咁打斷我地。

「我.....我.....」泥頭突然面有難色咁。

「屌，做咩食左兩舊屎咁嘅樣！」發仔問。

「我.....我.....」泥頭塊面竟然有D青。

然後，我地幾個都諗到D野。

「我肚痛.....要痾屎.....！」佢好用力咁擠出幾個詞語。

「屌你鑊鑊都係咁！」我忍唔住大罵。

「都唔知你前世係咪屎忽窿縫埋左，要痾埋今世個份！」發仔鬧得比我更惡毒。

其實唔怪得我地咁大反應，皆因呢D友次撚次行到一半都話急屎，人地新居入伙佢就借人個廁所開大，仲要痾親都係爛屎！

「始終依家情況未明，我都係去睇住泥頭好啲，你地係度等我地！」大舊道。

之後大舊就扶住半彎住腰好似M痛咁既泥頭行去搵廁所。

佢地行開左一陣，紅棍突然撞一撞我。

「喂，9點鐘方向，條女係咁望住你啲！」佢同我講，

發仔即刻擰過去望，慌死人地睇佢唔到咁。

「嘩操！這麼醜的妞？！！？」佢怪叫一聲。

「呀Sor鳩，3點鐘方向先岩！」紅棍道，讀文科嘅人對數字真係麻麻，

我一望，虎軀劇震！

只見不遠處企左一個美豔動人，長髮披肩嘅水牌妹，一身金黃色既連身裙連同個發光既金沙水牌，配搭起來簡直係風華絕代。

望多兩望，眼大大嘅佢睇落去直頭係曾愷玹既翻版！

「咦佢真係望住你啲呀恆！未找過夜數呀？」發仔笑騎騎咁講，我忍唔住踢左佢一腳。

「仆街啦！大驚小怪！呢種情況阿叔年中遇唔少啦。」我口事心非道，事關我咁大個仔俾女俾就俾得多，從未試過好似依家咁俾人吸到實一實。

「你估你係小豬呀？正所謂無事望鳩恆，必有所求。你係咪擒晚做過D咩呀？」發仔問我。

條女與我目光一接，即時慌張地望向另一邊。

「玩埋欲拒還迎咁啲。」發仔道。

我下意識整一整件衫，向前走去。

紅棍同發仔企係我3步以外，毫不掩飾佢地兩對咸濕嘅眼神。

美女長髮係空中飄起，一陣陣香氣傳過黎，

「Hi...」我鼓起勇氣向佢打左聲招呼。

(22)

條女聽到我同佢打招呼，個樣有啲不知所措，似係恐慌混合住興奮。

但從佢剪水秋波既眼神，我睇得出佢好似係識得我，於是膽粗粗擺左果張一千蚊出來，問道：「莫非妳就係我唔可以忘記果個人....?!」

「收皮啦！」發仔搶喺我前面道：「小姐唔好意思，呢位低能兒岩岩喺我地醫院走甩左出來，病徵係間歇性失憶，成日都會周圍問人地係咪佢條女，妳千祈唔好見怪。」

「失憶...？」條女面紅紅問道。

「係呀，不過依我診斷，佢既低能係屬於末期，應該就來死家喇，所以我地唔使理佢。如果妳真係對呢類性病有興趣既話，我地不如坐低飲杯野慢慢研究。」發仔笑道。

點知條女無答之餘，仲要索性兜過埋發仔，來到我身前，捉起我隻手含蓄道：「無錯，我就係你心入面一直放唔低果個人。」

此言一出，發仔同紅棍既嘴O成一個完美既圓型。

「唔係掛，呀恆有條咁撻正既女一直喺度等緊佢?!」紅棍難以置信。

「定啲來，雞來既，一定係雞來既者。」發仔細細聲係紅棍耳邊道。

發仔句野根本無入到我隻耳，皆因我一聽到眼前既靚女承認自己就係俾一千蚊我果個人，身體既腎上腺素即時亂晒籠係咁標升。

呢一刻，我下身既輪廓一覽無遺。

唉，如果我著既唔係絲質西褲就好啦...

望住佢楚楚可憐既無辜樣，我腦海突然閃現左一幕佢係我面前除衫既片段。

雖然唔知呢一幕係我既回憶定係性幻想，但我都係情深款款咁對住佢講：「我一直都無忘記到妳。」

「我知道，你一向都係咁溫柔.....」靚女甜笑道。

佢一笑，真係連空氣都有心跳，窒息了。

有個絕色美人係他方苦苦等候自己，呢啲平時只會喺金庸小說或者日本AV先會睇到既情節，無諗過現實世界真係會發生係我既身上。

望住身後果兩條牟利既葡萄樣，我真係爽到歪一歪。

正當我心神皆醉之際，遠處一位好撻肥既男人婆用把老牛咁既聲對住我眼前既女神喊道：「喂喂喂，呀鳳，妳又借啲椅偷懶喺度呢老細？」

唔係掛？！呀鳳？！一副傾國傾城既美貌竟然有一個咁撻趕客既街市名？！

好啦，名呢啲野唔可以擺來講笑，唯有恨佢老頭老母無文化，我勉為其難稱呼番佢做呀鳳啦。

「唔係呀，我地係識得家。」我維護呀鳳道，乘機繼續拖住佢柔若無骨既玉手。

「嘿，咁快就落搭，真不愧為呀鳳。」男人婆行左過來，道：「我唔理你地識唔識，係就去開間房，唔好係度阻生晒！」

焦！

一道經過滅聲器射出來既槍聲從上方響起。

「咦，姐姐，妳隻腳中槍喎。」發仔指住男人婆既小腿道。

「中乜撻野槍呀？九唔搭八...」男人婆渾然不覺。

「唔係呢，標晒血咁喎。」我都見到男婆小腿上面既傷口血如泉湧。

「車，中槍喳嘛...咩話！！！」男人婆雙眼一反就暈左過去。

焦焦焦焦！

又有好幾下槍聲！

「嘩屌！啲槍好似唔係見樣衰先射咁簡單！我都係閃先！」發仔一邊抱住頭一邊施展凌波微步跑出碼頭。

「呢度好危險，一齊走啦！」我拖住呀鳳跟住係發仔後面。

「咁大舊佢地點啊？！」紅棍大聲問。

焦焦砰！砰焦焦！

地板上出現一個又一個既槍孔！

「人地開槍開到咁撻有beat，你咪一路聽住等咯，我地有事行先喇！」發仔喊道。

「你都戇鳩既！」紅棍都急步追左上來。

(23)

發仔簡直係一個走佬既天才。

明明唔係自己既地頭，
但佢逃跑起上來就好似番左自己屋企，
每一個轉角位都唔使點經過大腦思考咁。

係佢既帶領之下，我地過完天橋，衝馬路。衝完馬路，穿小巷。

唔知幾時開始，
我地身後亦再聽唔到槍聲喇。

「喂！再跑落去會死人家，吊頸都要抖下氣啦！」我對住前方既發仔嗌道。

發仔回頭見無其他人追來，轉入一條窄巷就停低左。

「痴撚線家，玩到開槍咁大？！」紅棍喘晒氣咁講。

「大佬，呢度係澳門啊，
早排有個賭仔俾人吊上樹鞭屍都試過啦，開幾下槍又有咩咁出奇。」發仔用衫擦汗道。

「我地依家點算啊？」咁大個仔都未經歷過槍戰，
我嚇到手騰腳震。

「屌你，男人老狗驚到褲浪都濕埋，
你睇人地呀鳳幾淡定。」發仔嘲笑我道。

呀鳳面色雖然蒼白，
但睇起來真係無我想像中咁驚。

「其實你地可以叫番我個英文名Phoenix。」呀鳳既語氣就好似平時咁正常。

雖然意思係一樣，
但呢個名聽起上來真係順耳好多。

「Phoenix？果然係好名！我成日都覺得個名入面有個X既人好型家。」我刻意討好道。

「係？例如呢？」

無諗過Phoenix會追問，我只好尷尬道：「er...例如好似...X-Men呀，X-Box果啲...」

「睇你溝女真係一種享受。」發仔笑到有咁樣衰得咁樣衰。

「不如講埋今晚食咩吖。」紅棍不耐煩道：「係咪應該諗下一步點行呢？」

「諗左啦，去果度避避先啦。」發仔指住橫巷入面既一間鋪頭道。

「果度安全咩？」望住鋪頭古色古香既門面，我懷疑道。

「所以話你見識少，你見唔到間鋪個名叫「書香世家」咩，澳門人最忌就係個「書」字家啦，真係俾啲黑幫搵到，
佢地都未必敢入來啊。」發仔講到似層層咁，然後徑自行左過去。

「講到著草，無人夠佢來家啦，唯有睇佢頭啦。」紅棍無可奈何地攤攤手道。

門一開，一股檀香之氣撲鼻而來。

原來「書香世家」賣既唔係書，而係古董。

只見櫃檯有一位頭髮稀疏既呀伯一邊係度飲酒，一邊係度同自己捉棋。

「自酌自奕咁型，呢位一定係高人。」紅棍道。

「車，我夠成日用i pad玩五字棋啦，又唔見你話我型。」發仔不屑道。

「等等，呀伯飲果枝酒咁熟面口既？」我指住櫃檯上面一枝半透明既液體道。

「廬山真泉？！」發仔同紅棍一齊嗌左出來。

(24)

「呵呵，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呀伯捋鬚微笑道。

「紅棍你講得岩，呢位呀伯咁惡嘴既野都可以飲到笑淫淫，真不愧為鳩人。」發仔肆無忌憚道。

「小兒無知，無怪無怪。」呀伯慈祥笑道。

「敢問老翁，此酒是何來頭？」紅棍突然講起文言文。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呀伯徐徐低吟道。

「伊伊哦哦，都唔知up乜春。」發仔不耐煩道。

紅棍舉起手制止發仔，道：「還請老翁指點迷津。」

呀伯企左起身，緩搖電風扇道：「凡飲廬山真泉，必現真我性情，率性而為，唯酒力一過，即忘憂棄思，宛如南柯一夢。」

「言下之意，即是點撚樣？」發仔有樣學樣道。

「屌你唔撚識就唔好講啦。」紅棍串左發仔一下，解釋道：「呀伯係話，一飲左呢枝酒就會露出自己既真面目，但到第二朝醒返就會咩都唔記得晒呀。」

發仔唔服氣道：「我咩唔識啊，常言道，講野文皺皺，一世聞賓周...」

我無佢地咁好氣，於是便打算拉Phoenix埋一邊傾下密計。

但當我轉過身既時候，就聽到呀伯指住我個頭驚呼：「此子厄星蓋頂，實乃大凶之兆！」

「大胸？邊個大胸？」發仔有意無意望左Phoenix兩眼。

我睇左睇發仔，問呀伯道：「大師何出此言？」

呀伯端詳左我個後尾枕一陣，然後道：「小兄弟最近是否諸事不順，惡運連連？」

我猛點頭到：「係呀，你點知家？」

呀伯嘆左口氣，道：「一切緣起於小兄弟紋於後腦之古怪洋文。」

我立即恭敬道：「求大師指點。」

呀伯道：「盤纏一來，金口自開。」

屌，唔使紅棍解釋我都知呀伯要錢先肯講，於是問：「咁你要幾多啊？」

呀伯道：「本道有一破咒之法，唯獨價格不菲。」

我心急道：「開個價來聽下。」

呀伯屈指一算道：「兩萬現金，足見誠心。」

我衝口而出道：「兩皮野咁貴？！我依家無咁多現金係身喎...」

呀伯微笑道：「銀聯銀通，無師自通。」

我心中盤算道：「如果真係俾佢作一作法就可以消災解難兼且搵番孖仔既話，呢兩萬蚊絕對值得投資。」於是就問紅棍：「喂，借住張黑金卡來先，遲啲還番俾你。」

發仔驚訝道：「唔係掛，條友鳩up兩句你真係信？！」

原本以為紅棍都係咁諗，無料到佢竟然話：「好啊，呢位老人家應該真係有啲料到既。」

果然英雄所見略同！

如是者，呀伯攤左張卡，「咔嚓」一聲過左機之後，就行左入內室準備。

無幾耐，佢捧住左一盆紅水同一枝毛筆出來。

「此乃硃砂聖筆，能諸百邪。」呀伯莊嚴道。

「明明上面個牌字名係寫住小蒙恬....」紅棍再次封住發仔個口。

「跪下！」呀伯對住我喝道。

我依言雙膝落地咁跪低左。

呀伯半閉住隻眼，一邊低吟經文，一邊係我身邊遊走。

突然，我感到後腦一涼。原來呀伯係我個頭度劃左兩筆。

「禮成。」呀伯合什道。

「下，咁簡單家啫？！」我覺得有啲兒戲。

回頭一望發仔同紅棍，只見佢兩個好辛苦咁係度忍笑。

「做咩啊？」我不禁問道。

「你自己照下塊鏡先啦。」發仔好辛苦咁講。

我望向近門口既一塊直身鏡。

我屌！

原來呀伯只係用紅筆將U同埋C既斷口位連埋，令我後腦既FUCK字變左做個FOOK字！

「佢無昆你吖，你依家真係變左福頭呀！」發仔大笑道。

(25)

「FOOK?!」我燥狂道:「呀伯你係咪玩鳩我呀!」

呀伯道:「小兄弟稍安勿燥, 如今霉氣盡散, 自必一帆風順。」

「順你老母, 我條氣就真係唔順啦!」我用手係咁抹個後腦, 但係呀伯都唔知用既係咩顏料, 啲紅字卒極都唔甩。

「相由心生, 福從頭起, 一切皆有法, 若然小兄弟參悟不透, 本道亦無計可施。」呀伯行返去櫃檯後面就無再理我。

「食屎啦! 原本個FUCK字都幾型既, 依家咁都唔知似mud!」我咆哮道。

發仔仲係笑過唔停, 道:「唔係呀, 幾cute㗎, Phoenix 妳話係咪喇?」

「咦? Phoenix呢?」紅棍問道。

「唔撚理呀! 呀叔我要發爛渣!」我氣沖沖行去一個古董花樽隔離, 諗住將佢打爛洩忿。

點知我未旭手, 個花樽就「砰瑯」一聲自動爆開左!

「噏...你地見到啦, 唔關我事家。」我舉起雙手以示清白。

焦! 焦! 焦!

「唔撚係呀, 又殺到來?!」發仔第一時間跳左去櫃檯後面。

「咪住, Phoenix去左邊呀?!」我四圍望都搵唔到佢既踪影。

焦! 焦! 焦!

門口既玻璃此時全被射爛。

「唔好理住啦! 喱左入來先啦!」發仔向我揚手道。

風頭火勢, 我唯有跟埋紅棍一齊伏左係發仔隔離。

「好香嗰?!」紅棍道。

原來呀伯偷偷地係檯底set個爐, 一直係度煮緊出前一丁麻油麵。

只見呀伯仍然泰然自若地負手站於槍林彈雨之中。

對於佢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既氣魄, 我由衷感到欽佩, 於是抱歉道:「呀伯, 好對唔住, 之前仲誤會你無料到...」

「咦, 點解佢腳邊有灘黃水?」紅棍問。

發仔聞左一聞, 即時大叫: 「屌! 仲以為佢咁撚型, 原來條友嚇到瀨尿啊!」

呀伯湧到連把聲都震埋, 道: 「咁多位大佬, 最多我俾番錢你地吖, 唔..唔好殺我啊...」

「咦? 你頭先啲文彩去晒邊?」發仔道。

「都係搵啖飯食者...」呀伯慚愧道。

「屌你個岳不群! 仲想食飯既就趴低啦!」發仔扯左呀伯落來。

呀伯一趴低, 就有人行左入鋪頭。

聽腳步聲, 對方只有一個人。

“You bitches better come out!” 那人叫道。

“Fuck you! Fuck you very much!” 發仔嗌返出去。

“Wow, somebody got nuts” 那人道。

「奇怪, 點解佢會知我有帶花生?」發仔問我地。

「真係俾你吹鳩漲, 你喺直升機上面啲英文唔係好好既咩, 仲知道Mr. Z講乜家。」紅棍問。

「車, 我果時都係用呢個Apps來翻譯啫嘛。」發仔攤左部i phone出來。

“Holy shit” 我鄙視發仔道。

只見i phone既螢光幕上即時顯示: 「神聖的屎」

「唉, 你地啲後生成日靠埋啲呢啲濕鳩app, 好心就進修下英文啦。」呀伯搭嘴道。

「Shut the fuck up啦! Old seafood! 好過你成日係度知乎者也呢鳩人啦!」發仔反駁道。

“I am gonna count to three” 出面那人道。

「呢鋪仆街喇! 人地有槍, 我地又無架撐, 點同佢鬥?」我急到全身出晒汗。

“One...”

「咁又未必。」紅棍一個打滾碌左向右, 將掛係櫃邊既一把劍拆左落來。

「千祈唔好呀! 呢把龍葵實屬不祥之劍，用者必死於非命。」呀伯慌張道。

「紅棍你唔好信佢，我見到劍尾個價錢牌寫住要成廿萬一把，咁貴一定係好野！」發仔眼利道。

紅棍一拔劍鞘，全屋登時寒氣大盛。

“Two...”

「果然係好劍!」紅棍一握劍，就同我揸起輪盤一樣，成個人唔同晒。

“Three! Time's Up!”

「PUT DOWN YOUR GUN!!!」紅棍大喝一聲，然後用劍向地面一撐，成個人就螺旋型咁轉住出去。

「盪劍式?!」呀伯驚訝道，地板灘水變得更大。

「正，又有戲睇。」發仔又攤左包花生出來剝。

(26)

紅棍既劍, 快到離撚晒譜。

只見佢係半空中挽一挽劍花, 個鬼佬連把槍都未舉起就俾佢割傷左手腕。

望住跌落地面既手槍, 鬼佬個表情彷彿唔相信呢個世界上有啲咁鬼神莫測既武功。

紅棍用劍指住鬼佬既咽喉道: 「You are disqualified」

見鬼佬塊臉有一道Z型既疤痕, 紅棍問道: 「Mr. Z?」

個鬼佬反問佢: “Jacky Chan?”

「No. He is 🤡🤡🤡ing outdated.」紅棍好有型咁撇開把劍, 然後chok左個cool樣, 道: 「I am Stick, Red Stick.」

Mr. Z 咬一咬牙道: “I will be back!”

之後就好似狗咁跑走左。

紅棍用褲腳擦一擦劍上的血跡, 道: 「死洋鬼子, 不堪一擊。」

我地三個同時企左起身, 拍爛手掌。

呀伯讚嘆道: 「估唔到老夫有生之年仲可以見到獨孤九劍既傳人, 真可謂死而無憾。」

「係咩, 咁即係你依家可以去死啦。」發仔道。

「車, 早知你撚劍咁犀利, 我地就唔使咁狼狽啦。」我笑道。

紅棍自豪道: 「使mud講, 正所謂一劍在我紅棍手, 坦克車都要掉頭走。」

「咁依家呢...?」發仔神色倉皇咁指住紅棍身後道。

紅棍轉過身, 就見到Mr Z 企左係門口, 於是道「唔係掛, 使唔使咁快番來啊, 無煮你飯啲。」

Mr Z 露出邪惡既笑容, 大嗌: “Hey! Red Stick! Eat This!!! You Motherfucker!!!!”

噠噠噠噠噠!!!!!!

「出到機關槍咁茅?!」紅棍一個半月形既後空翻, 就跳番入櫃檯後面。

「喂! 獨孤九劍唔係有破槍式既咩, 仲唔快啲出去做瓜佢!」發仔喊道。

「破槍式破既係長槍, 唔係機關槍呀, 贛鳩!」紅棍將自己縮埋一舊。

「咁落去唔掂喎! 個櫃檯頂唔得幾耐家啫!」我嗌道。

「咁你就錯啦, 呢個櫃檯係用古墓寒玉所造成, 好撚硬淨, 有興趣開個價呀。」呀伯係呢個時候都仲要sell野。

好在Mr Z始終都有啲忌諱紅棍既劍法, 唔係既話佢一早入左來射瓜晒我地。

「喂! 發仔你係度做咩呀?」紅棍詫異問道。

只見發仔係褲袋擺左盒避孕套出來, 然後又搬開左兜煮到淋晒既麻油麵。

「搞mud春呀你, 呢個時候先來食麵?!」我叫道。

「咪撚嘈啦, 我要將啲煤氣泵入啲condom入面呀。」發仔一講完, 就將其中一個避孕套笠左落個爐條煤氣喉度。

「嗚呀! 你個fd痴撚左線呀...!」呀伯攞住我哭道。

發仔手上個套此時好似氣球咁吹漲左。

望住個粉紅色既波, 我問:「係幾得意既, 之但係有咩用呢?」

「mud你地無睇李燦森好多年前拍果套鸞鳩喪屍片既咩, 呢樣野可以用來做手榴彈家!」發仔幫個「氣球」打左個結。

「得唔得家?」紅棍懷疑道。

「撚知咩, 試下咪知咯!」發仔一邊將個波向後掙出, 一邊大啞:

「炸你老母仆街含家鏟!!!」

(27)

動L, 動L..

無預期中既大爆炸, 個「手榴彈」只係好似粒彈彈波咁係個地度彈左兩下。

「唔撻爆呀! 叫左你唔好睇咁多港產片家啦!」我埋怨發仔道。

「屌! 我呢包明明係超薄快感裝來家, 點諗到咁硬淨既者!」發仔賴皮道。

「咁易穿既話你一早做左人老豆啦!」紅棍道。

只見Mr. Z行左去個波隔離, 側頭疑惑道: “WHAT THE FUCK?!”

然後就擺枝槍啡左個波一下。

嘍!!!!!!!!!!!!!!!!!!!!

一時間風起塵湧, 沙石四飛, 場面有咁混亂得咁混亂。

沙沙沙沙....

過左一陣, 我推開壓係身上面既磚頭, 爬左起身。

嘩! 成大半間「書香世家」俾頭先既小型爆炸摧毀到面目全非。

Mr. Z 大字形咁攤左係五米之外, 生死未卜。

「哈哈, 原來要射兩下個波先肯爆家啫。」紅棍係亂石中站起。

「其他人呢?」我到處張望。

此時, 呀伯既聲音係遠處響起: 「你地班仆街痴撻線家, 我唔同你地玩喇。」

「咁老都走得咁快?」紅棍出奇道。

「呀伯都走得甩, 發仔一定無事啦。」我笑道。

「咪賴醒啦。」一把女聲道。

眼前既畫面令我難以置信。

只見Phoenix一手cap住發仔條頸, 一手用Mr. Z之前跌左係地度果枝槍指住發仔個頭。

「Phoenix妳做咩呀?!」我驚訝道。

「快啲擺果一億出來。」Phoenix眼神冰冷道。

紅棍破口大罵道:「我早就奇怪·明明間古董鋪噏 dup到仆街, 個鬼佬都仲可以搵上門既, 依家睇來, 一定係妳呢個八婆報串家啦!」

「可能你地覺得我咁講好無厘頭, 但係唔該拍硬檔, 真係唔好咁快救我住。」發仔臉色好梳乎咁講, 好明顯係享受緊俾Phoenix個胸貼住自己既感覺。

「留一千蚊俾我果個人唔係Phoenix妳咩, 點解妳依家要出賣我地?!」我激動到噴晒口水。

「諗撚多左啦情聖。」Phoenix呢句說話, 我記得泥頭都有同我講過。

「咁妳老實同我講, 妳有無係我面前除過衫?」我好想知道腦入面果幕係咪純粹只係我既性幻想。

「咁既野你都問得出?」紅棍不屑道。

「廢話少講, 呀姐我數三聲, 你地再唔交出果一億我就射爆呢個柒頭。」Phoenix噍開左把槍既保險制。

「點解次次都係三聲呢, 十聲唔得家。」發仔串道。

「一!」

「來真家?!」發仔掙扎道:「我地都唔知果一億係邊家! 妳唔好撚癩啦!」

「二!」Phoenix將發仔攬得更緊。

紅棍無奈道:「咁無計喇, 發仔你唯有捨身成仁啦。」

「咁人渣既野你都講得出! 我死左變做鬼都一定附身落你條Jer度!」發仔惡毒道。

我安慰發仔道:「算啦, 依家你唯有希望佢果把係古惑的槍, 一開槍就會啡到自己。」

Phoenix聽到之後, 窒左一窒就將枝槍離遠番自己。

「如果真係咁既話你咪提醒左佢咯, 仆街! 媽啊, 我唔想死住啊!」發仔竟然喊左出來。

「放心啦, 你生前有咩煩惱, 我地做兄弟既一定會幫你搞掂佢。」我拍心口道。

「嗚嗚...我成世仔最煩惱既時刻, 就係打完飛機之後仲想打多一次果陣喳。」發仔喊道。

「唔, 咁又真係幾苦惱既。」我同紅棍深表同情。

「三!」

「我保佑你地個個不得好死！」發仔啗完遺言就合理左雙眼。

正當我同紅棍都以為發仔死撚梗果陣，Phoenix「呀」左一聲，就暈低左。

一個健碩既身影出現。

「大舊！」我失聲喊道。

(28)

危難之際撞番熟人，個感覺就好似急屎搵到廁所一樣，令人安心又興奮。

「做乜搞到咁騰雞？」大舊望一望地上面既Phoenix，道：「咦？條女幾正啲。」

「仲好講！呢條八婆差啲搞到我連條命都無埋啊！」發仔好爐氣。

「你又會搵到我地既？」我問大舊。

「個爆炸大聲到非洲都聽到，想搵唔到都難啦。」大舊道。

「點解得你一個既？泥頭係邊？」紅棍問。

「呢啲遲下先講。」大舊道：「你地做咩搞到呢度成劈屎咁。」

「唉，講起就成條Jer咁長...」我嘆氣道。

「如果指既係你果條，唔使一句就講完啦。」發仔道。

「係咁既話我應該要講一年，不過我都係長話短說啦。」於是，我好簡單咁將我地呢邊既情況同大舊交代左一次。

大舊耐心聽完，分析道：「照咁睇，呢條叫Phoenix既女好可能係見你失晒憶，臨時先決定假冒自己就係俾一千蚊你果個人，咁樣佢先可以跟蹤住你地，然後搵機會同Mr Z通風報訊。」

發仔拍左一下額頭，道：「係咪呢，我一早都係咁同你地講家。」

紅棍不屑道：「呀砵蘭街柯南，唔該你抹左臉上面既口水同鼻涕先講野啦。」

「咁你地果邊又點呀？」我急切問道：「老老實實，場槍戰咁混亂，泥頭係咪已經率先犧牲左喇？」

「最理想既情況當然係咁啦，但世事邊有咁完美㗎。」大舊搖搖頭，續道：「頭先我好辛苦先等到泥頭爆完石，點知一踏出廁所就見到成個碼頭一片狼籍，你地又唔見晒。咁岩喺呢個時候，又俾我地撞到一個喺碼頭落船出閘既熟人。」大舊向自己身後指左一指。

只見泥頭拖住左一個人行緊埋來。

「佢咪係賣黃牛飛果個MK仔？！」發仔驚訝道。

MK仔原本gel到衡一衡既潮頭如今凌亂到成個菠蘿咁。

細心一睇，佢既臉上青一嚟紫一嚟，好明顯係俾人打過來。

「哦，泥頭，你玩嚴刑逼供都唔預我。」發仔不滿道。

「我話過要打撻佢，講得出就做得到。」泥頭自豪道：「不過呢條友好襟打，死都唔肯爆點解要影我地相。問問下我又開始肚痾，咪索性帶埋佢入同一個廁格繼續問，點知佢呢下又肯講咯啲。」

我地好清楚，泥頭既大便之氣，堪稱滿清十大酷刑之首。

「將你頭先同我講過既野，加啲創意咁講番俾呢幾位大佬聽。」泥頭將MK仔掙去我地面前。

「點..點為之加啲創意？」MK仔口窒窒問道。

「點知你呀，總言之一模一樣既野我唔想聽多次，我份人好驚悶，一悶就會肚痾....」

MK仔急忙道：「好好好，我會俾心機家啦...」

只見MK仔思索左一陣，然後就跪左係地。

佢手震震咁執起左一枝木棍，然後向住地面既一塊碎玻璃敲左落去。

篤。

MK仔聽到呢下清脆既回響，滿意地笑左笑，然後繼續敲。

伴隨住敲出來節奏，MK仔將一段辛酸史娓娓道來：

篤，篤，篤，篤

「細佬全名朱玉榮，天生係個縮骨精。

街邊生果隨手拎，上網睇post唔留名。

細個以為好撻醒，大個專做觀音兵。

情場失意橫財勁，把心一橫過葡京。

荷官正一冚家拎，我Pair因時佢Pair King。

好既唔靈醜既靈，三鋪唔夠將袋清，將袋清！」

篤，篤，篤，篤

「咁岩黑幫招新丁，唯有走去搏同情。

有個大佬好岩傾，從此江湖來賣命。

尋晚六位風頭勁，羨煞各方既首領。

上頭頒落追斬令，趕盡殺絕無人性。

細佬只係聽人命，箇中苦處你都明。

如今盡訴我心聲，各位英雄請饒命，請饒命！」

如此淒美既打油詩，我真係聽到有啲眼濕濕，於是道：「泥頭，我地都係放佢一馬吧啦。」

「係咯，佢咁慘。」

「仲好好文彩添，可造之材啊。」

其他人應該都係俾MK仔既真誠感動到，紛紛附和道。

「好！不愧為MK界既潮童，情感果然豐富。」

泥頭用腳踢左MK仔既屎忽一下，眼泛淚光道：「趁我未改變主意之前，快啲走啦！」

MK仔如獲大赦，即時連爬帶滾咁跑出左我地視線之外。

(29)

從MK仔首打油詩，我開始了解到依家既形勢。

「照咁睇，我地中左一億呢單野已係喺黑幫度揚開左，所以佢地先係咁搵人追殺我地。」我推斷道。

「問題係呢單野一開始究竟係點揚開既呢？」大舊皺眉道。

「方唔係呢個仆街飲醉左酒，大喇叭周圍同人講咩。」泥頭將茅頭直指發仔。

「我屌你呀，如果真係咁，你生花柳單野應該所有澳門人都知喇。」發仔道。

「咩撚野花柳呀，話撚左係尿道炎咯！」

呢兩條友一見番面就開波。

「依家啲線索斷晒，我地點算？」紅棍問。

「咁又未必。」我回應道：「至少我地知道Phoenix係喺金沙度做，我地大可以過去睇下咩環境。」

「唔好自作多情啦，都話左條女只係扮識得你咯，佢喺邊度做可能完全唔撚關事家。」發仔道。

我望住訓喺地度既Phoneix，

唔知點解硬係有一種似曾相識既感覺，總覺得我同佢應該唔只係陌路人咁簡單，於是道：「我既直覺話俾我聽，喺金沙一定會搵到我地想要既野！」

「車，我夠有直覺泥頭一早死撚左啦，依家佢咪又係生勾勾咁企係度柒。」發仔道，然後又側頭避開左泥頭既一拳。

大舊諗左一諗，便道：「既然依家毫無頭緒，去下都無妨既，始終賭場周圍都係閉路電視，啲黑幫追到來都唔敢咁猖狂。」

「咁呢條女點處置啊？」發仔指住Phoenix問，眼神閃爍住淫邪既光芒。

「嗯，佢害到你咁慘，懲罰下佢都應該既。」泥頭條仆街呢個時候又同發仔fd番。

「嘩，你睇下佢既睡姿，幾咁撩人。」發仔流埋口水。

「不如猜包剪掙，睇下邊個先。」泥頭建議道。

發仔點頭道：「好呀，你地猜啦，睇下邊個幫我接力都好。」

我心感不妥，便問道：「喂，大舊，連你都俾佢地亂來啊？」

大舊答：「睇定啲先，我懷疑條女一直係度扮暈。」

雖然講係咁講，但眼見發仔隻手差唔多要掂到Phoenix個胸果陣，我忍唔住道：「點都無理由係你揸先！」

就係呢個時候，遠處響起警車既嗚笛聲。

發仔嚇到成個跳左起身，道：「屌！唔記得發生爆炸咁大件事，啲居民一定會報警既添。」

「車，我地純粹自衛，又唔係犯法，驚啲咩？」我不解道。

大舊搖頭道：「依家搵孬仔要緊，如果俾人帶返差館落口供，一定會好麻煩。」

「講就容易！依家啲龜來緊，我地點走得甩？！」泥頭焦急道。

咩！咩！

一部純黑色既林寶堅尼突然衝左埋來，然後一個飄移，就泊左係我地面前。

「嘩，紅棍！呢次嚟左部好野嘢。」泥頭興奮道。

「好碌撚咩！呢啲兩座位跑車點載咁多人啊？！」發仔埋怨道。

「我見部車咁型咪偷咯，點諗到咁多野者！依家你地坐唔坐吖？！」紅棍惱羞成怒。

「坐！」

一班人爭先恐後咁湧左上車。

如果有人喺出面望入車廂，好可能會以為我地玩緊歡樂滿東華。

「泥頭你個屎忽隊到我塊臉呀。」發仔道。

「咁撚逼邊有計呀，再嘈我放個屁你嘆呀喇。」泥頭威脅道。

「大舊，你隻手銀到我背脊呀。」紅棍不滿道。

「果隻唔係我隻手，我只有下半身貼住你既者。」大舊淡淡道。

「咁你千祈唔好扯旗呀！」紅棍警告道。

好彩，我係負責揸車果個，個位置鬆動好多。

林寶堅尼既性能有實力又有速度，真係勁過當fit時期既羅比堅尼。

而我亦終於明白到點解啲人成日話揸呢架車係等於放牛，原來由引擎發出既咩咩聲真係好似牛叫。

有架靚車揸係手，我出於本能地開衝晒turbo, 係條公路上風馳電掣。

「呀恆你開咁快托撚咩?!」發仔道。

「我要所有人都見唔到我既車尾燈!」我霸氣道。

「咁你熄左盞車尾燈咪得咯!」發仔道。

咩!

我越俾油，越感覺到家車好似進入左風見車人既Zero領域。

兩旁既街燈開始幻化成一條條不規則既光帶。

望住前方燈火璀璨既碼頭夜景，我深切感受到澳門由賭業堆砌而成的繁華氣氛。

「咦? 呢個制有咩用家?」發仔伸手嚟左下軚盤隔離一粒泛住紫光既按鈕。

吱.....

「屌你老味，唔好撚開篷呀仆街!!」泥頭大嗌。

「嘩! 好撚大風呀!! 吹走我喇!」紅棍死命扯住發仔啲頭髮。

「放手呀! 好撚痛呀!」發仔大叫。

一時間車廂混亂不堪!

我連忙嚟番個紫色制刪番個篷。

「好快到家啦! 你班仆街同我乖乖地坐定定啦!」我吆喝道。

「坐你老母! 由頭到尾得你一個有得坐嗒嘛。我地一個二個沙甸魚咁撚樣啊!」泥頭抗議道。

「一日都係紅棍，揀埋晒啲兩座位既自私自利車。」發仔抱怨道。

「你識撚咩，人地跑車就係要特登設計到咁，等你去飲既時候都唔使車埋啲親戚嘛。」紅棍道。

「有道理。」大舊點頭道。

言談間，金沙既紅色大招牌已經出現係眼前。

(30)

咩!

一駛入酒店範圍, 隻牛既叫隻就吸引左唔少人豔羨既目光。

係佢地心目中, 呢種車入面, 坐既唔係啲好有錢既肥佬, 就一定係啲好撚索既名模。

但當個車門好似鳥翼咁向上伸展之後, 我彷彿聽見眼鏡碎滿一地既聲音。

「屌, 我旭唔撚到呀!」發仔不斷掙扎。

負責幫我地泊車既職員, 眼見一團人肉逼左埋一齊, 當堂嚇到目定口呆。

發仔對住個泊車仔吼道:「鸞鳩企係度做咩呀, 快啲幫手拉我地出來啦!」

我索性打開埋個篷方便佢地落車。

「嘩, 坐呢程車真係辛苦過做地盤。」紅棍拉拉筋道。

「咪係, 我瘦左幾磅添呀。」泥頭道。

「細聲啲啦, 我地個樣已經夠晒騎呢, 盡量唔好再引人注意。」大舊道。

發仔行過去搭住泊車仔既膊頭道:「是但將架車開走得喇, 最好有咁遠開咁遠。」

泊車仔躬身問:「唔好意思, 我好似睇唔到入面有車匙...」

發仔隨口答:「你呢啲大鄉里真係唔識野, 依家部部車都係聲控家啦, 等陣你想熄車既話, 大聲講句粗口就得家啦。」

泊車仔半信半疑道:「真係咁神奇?」

「我個樣似唔似會呢鳩你吖?!」發仔E起棚黑白分明既牙道。

「唔..唔會, 之但係好似仲爭少少野...」泊車仔卒一卒手指道。

「要貼士啫嘛, 最多我俾撚晒成架車你咯!」發仔真心道。

泊車仔碎碎念道:「有錢無品, 祝你含撚。」

發仔道:「好彩你講得細聲啫, 再大聲啲架車會熄家。」

泊車仔即時慌失失咁黯住個口, 就揸走左架車。

「好, 大家依家聽我講...」

點知我一回頭,就見到泥頭係酒店大門前面撩緊女仔。

「係呀,架車係我用啲散紙買既,你鐘意既話送俾你吖。」

「仲溝女?!依家做正經野要緊呀。」我衝左過去屌鳩佢。

「咩者,我見人地企係門口咁悶,咪同人傾下計咯。」泥頭轉個頭又同個女仔講:「係呢,點解間酒店入面黑媽媽,四周圍又掛晒蝙蝠仔咁得意既?」

個女仔羞怯怯答道:「今晚係Batman之夜,我地酒店無論係燈光擺設,以至到員工既服裝,都會以蝙蝠俠做主題家。」

「怪唔知得妳著得咁性感啦。」泥頭色迷迷道。

我抬頭一望,整間酒店既外牆被一層黑紗布所覆蓋,紅色既金沙招牌之下甚至有一個Batman既射燈Logo。

「你件衫咁鬆,入面有無打底家?」泥頭仍然纏住人唔放。

換轉平時,條女見泥頭咁既死樣,好可能一巴就車落去。

但林寶堅尼既威力真係非同少可,就算泥頭只係架車度爬出來,條女都好似對佢另眼相看咁,到依家都仲頂得佢順。

「哎呀,我唔講住啦,啲老細行緊埋來呀。」個女仔轉過身眼望前方。

我地順住佢既目光,見到一大班打扮成羅賓,小丑等角色既員工,大搖大擺咁走向賭場。

「佢地好多都係賭場啲高層來家。」條女細細聲咁同我地講。

「嘩!不得了呀!你地睇下行隊尾果個猫女郎。」發仔興奮道。

我地一望,幾乎忘記左呼吸。

烏黑亮麗既秀髮,完美無暇的肌膚。

雖然係蒙住面,但猫女郎從羽毛眼罩所透射出來既眼神仍然銷魂之極。

一身黑色的緊身衣令佢原本浮凸有致既身材更添一種魔鬼般既夢幻。

而佢豐富結實既美臀則伴隨住性感撩人既步伐不斷左右擺動...

縱使腦入面有如此豐富既形容,但此時我講得出口既只有...

「正撚到呢...」

「大舊, 你又銀親我啦! 控制下啦!」紅棍道。

「Bo Po Mo Fo 唔好講咁多, 我地快啲跟住條女後面啦!」發仔一個箭步就想向前標出。

大舊一手捉住佢既後領, 道:「唔好專做埋晒啲無聊鸚鵡野啦。」

「仆街! 阻住人溝女會俾人切Jer Jer家!」發仔不忿道。

只見果班人原本已經行左入賭場, 但經我地一鬧, 猫女郎竟然自己一個行番出來睇下發生咩事。

「一定係我真誠感動左佢喇。」發仔眼放異彩道。

出乎意料之外, 當猫女郎見到我地果陣, 竟然大聲道:「呀恆!」然後仲要張開雙臂衝左埋來。

「我唔係發夢呀嘛?!」

正當我合理對眼, 準備迎接猫女郎溫軟既擁抱時, 我突然俾人一野推左落地。

「屌, 無理由次次都係你家嘛。」發仔抱住猫女郎道。

(31)

屌, 我同你死過!」我跳起發狂道。

發仔耸耸肩道:「Why so seriously?」

「錯Grammar呀, 傻仔。」紅棍提醒道。

猫女郎掙脫開發仔既懷抱, 走過來扶住我, 溫柔道:「呀恆, 你無事吖嘛?」

「隻手可能擦損左呀。哎唷。」我作狀道, 其實根本咩事都無。

「係喎, 紅晒添, 我幫你吹下。」猫女郎講完就真係細細口咁吹啲微風落我隻手度。

雖然唔係咩肌膚之親, 但就咁聽佢話要我幫吹下都已經令我好high。

「鑊鑊的正女都係嚟埋去呀恆度, 呢個世界真係無Fair呢兩個字。」發仔葡萄道。

「Fair係一個字來家。」紅棍道。

雖然俾猫女郎吹到我成個身都軟晒, 但有樣野一定要搞清楚, 於是問:「妳係邊個? 點解你又會識得我?」

猫女郎吃驚問道:「呀恆你唔記得我喇?」

我苦笑道:「我連你個樣都點未知, 點記得呀。」

猫女郎此時先醒起自己仲係蒙住半張面, 連忙伸手將眼罩除左落來。

一見到佢個樣, 我頓時有股涼意係背脊骨度升起。

「呀鳳?!」班死仔同時係我身後大嗌。

猫女郎迷惑左一下, 隨即笑道:「我諗你地一定係見過我細妹喇, 我唔係呀鳳, 我係呀美。」

「一個呀鳳, 一個呀美, 你啲屋企人改名都幾求其家喎。」泥頭道。

「一啲都唔求其呀, 你地睇下佢心口個名牌!」發仔激動道。

我地一望, 大聲咁讀左出來。

「李露美?!」

呀美神色尷尬咁側過身, 扁嘴道:「你地尋晚都已經笑左一次, 今晚又笑人。」

「等陣先, 妳憑咩要我地信妳講既野!」發仔大聲道。

「唔好激動住。」大舊拍一拍發仔,續道:「呀恆手車快到咁,如果呀美同呀鳳係同一個人,佢點都無理由追得上我地。」

「而且佢呢度仲要多左粒銷魂墨家。」我指住呀美眼角既位置道。

「呢啲野都唔能夠令我信服。」可能因為差啲俾呀鳳攞左條命,發仔尤自不信道。

「咁你要點先肯信我。」呀美可憐道。

發仔邪惡咁笑左笑,要求道:「好簡單既者。我之前掂過妳細妹個胸,如果你可以俾我試多次,我一揸便知龍與鳳!」

「好辦法!直接了當!」泥頭舉起拇指贊成道:「不過我又要試。」

正當我想大罵呢兩條仆街果陣,呀美竟然道:「如果你地真係要咁先信我既話,我無意見。」

泥頭同發仔即時跳起歡呼。

正當泥頭同發仔五指成爪咁行近果陣,呀美道:「我可以俾你地試,但係我有一個小小既請求。」

「你點求救都無用既啦。」發仔奸笑道。

紅棍一下打落發仔個頭度,道:「人地係話請求,幾時有話過要求救者。」

發仔摸摸頭道:「咁撚煩家,講啦。」

呀美望一望周圍,低頭道:「呢度好多人...可唔可以上到你地間房先做...」

「我地間房?!」泥頭驚訝問道。

「係呀,你地樓上間總統套房都未check out。」呀美道。

「總統套房咁正?!你點睇呀泥頭。」發仔問道。

「點都好過宴會廳既。」泥頭答。

「上睇下去都好,但為免引起不必要既注意,我地最好裝扮一下先入酒店。」大舊唔知幾時頒左幾個蝙蝠俠角色既面具返來。

「我要做小丑!」發仔搶過一個面具。

「你唔使扮都係啦。」泥頭戴上左個羅賓。

「大舊,呢個最岩你呀。」紅棍遞左個班恩既黑色口罩俾佢。

如是者,我地個個戴上左面具,遮住晒完全既面貌。

「Follow me」呀美戴番眼罩, 好有型咁講。

「佢越係咁, 我越等唔切」發仔心癢難搔道。

由於每晚係Batman之夜, 酒店入面既客人大多奇裝異服, 造型奇特。

天花板偶爾會射出一兩道類似閃電既白光, 配搭上有如行雷的音效, 令室內既氣氛更添詭秘。

反觀只係戴住面具既我地, 根本就係小巫見大巫。

當我地走過一條通道既時候, 發仔突然道:「你地睇下, 呢個board上面有條友好熟口面。」然後指牆上面一塊寫住「本月最佳員工」既告示板。

當見到Room Manager張相既時候, 紅棍失聲道:「Mr. Z?!」

大舊點頭道:「雖然我未見過佢, 但從相下面Mr. Zakarf 呢個名來睇, 應該唔會有錯。」

「一直追殺我地既人, 竟然係呢間酒店既員工?!」我問道。

「唔, 一定有啲好重要既野我地未諗通。」大舊眉頭深鎖。

「講咁多做咩呀, 快啲上左房先啦。」發仔催促道。

(32)

出電梯後,紅棍於總統套房既門前問道:「我地都無房卡,點入去呀?」

呀美微笑道:「由於呢間房比較特別,有房卡都未必入到去。」

「咁點呀,唔通真係要奧巴馬先住得呀?!」發仔問。

呀美搖搖頭,道:「咁又唔係,不過房門必須要用登記入住果個人既指模先開到。」

「即係邊個呀?」泥頭問。

「仲使講既,呢個身份梗係得我先襯得起啦。」發仔將手指放左係門柄右面既指模探測器上。

一盞紅燈亮起。

Failed

「屌,邊撚度有可能係你。」泥頭砵開左發仔隻手,隨即將自己既拇指放上去。

Failed

「俾你做總統就死得啦,全民皆雞都似呀,睇我啦!」紅棍又走埋過來試。

「等等!」呀美緊張道。

「咩事呢?!」紅棍隻手硬生生咁停左係空中。

「如果連續三次都唔岩既話,系統會自動封鎖全層,之後仲會有保安過來捉我地家。」呀美解釋道。

「咁得番一次機會嗒啎。」泥頭道。

「咩者,唔俾我岩既。」紅棍不耐煩道,然後伸手想按落去。

我迅速扣住佢地手腕,道:「唔合理,你唔似係識搞入住手續既人。」

紅棍諗左一諗,對住大舊道:「咁講即係你啦,平時呢啲野都係你做既。」

大舊語帶猶豫道:「照道理應該係,但我唔知自己飲醉左酒之後,仲會唔會理呢啲婆媽野。」

「會唔會係呀恆?」呀美問。

「無可能,我出晒名怕煩。」我肯定咁答。

「無計啦,大舊唯有你試下家啦。」泥頭道。

大舊將隻手慢慢伸向指模器, 平時淡定既佢呢個時候居然有啲手震。

喀嚟。

發仔一手就推開左度門。

「超, 搞咁大壇龍鳳, 原來度門一直都無鎖。」

門一開, 率先映入眼簾既係一個270度既環迴海景。

但同萬家燈火既維港夜景唔同, 係我地眼前既, 只係一片漆黑既深海。

望住海上面翻來覆去既暗湧, 唔知點解, 我有種不寒而慄既感覺。

啪啪。

呀美擊左兩下掌之後, 房間即時亮起柔和既燈光。

「嘩……」

房內既擺設極盡奢華, 有水晶雕造既茶几, 有白狐皮製既梳發, 就連放係吧檯上面既酒杯, 隻隻杯腳都鑲住一粒細小既鑽石。

「好, 依家萬事具備, 只欠東宮。」發仔搓搓手向住呀美道。

「等左呢刻好耐喇。」泥頭興奮到成隻落街散步既狗咁。

面對住兩個如狼似虎既咸濕佬, 呀美退到我身旁, 道:「呀恆, 你真係要俾佢地咁做?!」

望住呀美淚光盈盈既眼眸, 我潛伏住既大男人宇宙終於爆發, 於是道:「邊個夠膽搞呀美, 就即係同我過唔去!」

佢地兩個窒左一窒, 對望左一眼之後道:「痴撚線既, 過唔去咪過唔去咯。」

「紅棍, 大舊, 快啲來幫拖呀!」我見勸佢地唔掂, 即時求救道。

只見紅棍坐左係張按摩椅上面, 嘆住紅酒道:「我依家先感受到發仔平時既樂趣。」

發仔道:「爽呀呢, 醒包花生過你, 乖乖地唔好插手呀。」

「紅棍你個含家鐘……你地唔好亂來呀!」我氣急敗壞道。

就係我同呀美俾佢地逼到埋牆角果陣, 房既另一邊突然傳來大舊焦急既叫聲。

「你地快啲過來睇下!」

泥頭躁狂道:「又點撚樣呀! 想過下手癮都咁難?!」

但我深知發仔既性格, 所以係泥頭句野都未講完既時候, 我已經擋左係Phoenix前面。

一陣摧心裂肺既痛楚從胸部傳來。

「咦？呀恆, 睇唔出你都好好肉地喎。」發仔道。

「唔好搵玩啊！快啲同我入來!!」大舊暴喝道。

「呢筆數有排同你計。」發仔講完「鼠」一聲就標左入去。

(33)

「咩事咁攞巴閉呀!」我一行入睡房範圍,就聽到泥頭大聲道。

「你地快啲睇下。」大舊打開左個特大衣櫃。

「仆街!唔好同我講,你特登叫我地入來就係為左睇呢幾件浴袍呀下」發仔生氣道:「你要沖涼咪自己沖先咯,我仲有對波數未清呀!」

「你擘大對眼睇清楚啲先啦。」大舊道。

聽大舊咁講,我同呀美都行近左啲去睇。

原來係個櫃啲浴袍後面,仲擺左一個綠色既保險箱。

「車,呢舊野間酒店都有家啦。」發仔不屑道。

「咪住,你睇下保險箱中間既螢幕寫咩?」紅棍插道。

發仔皺眉道:「痾...橋...牌...?」

「屌你,係Occupied。」紅棍好介意個ed既發音:「即係有野係箱入面呀!矇攞!」

「會唔會我地尋晚擺啲野入去呀?」我問道。

「好有可能,你地有無印象係咩來?」大舊問道。

「斷估唔係花生掛。」發仔摸一摸褲袋道。

「最衰個箱要密碼先開到啦。」大舊苦惱道。

「密碼呢味野求其撞下就得啦。」發仔道。

「就知你唔識英文家喇。」紅棍指住保險箱上面既一張說明書道:「人地大大隻字寫住只允許入錯一次密碼家嗰。」

「車,睇死佢又係無鎖家啦。」

當發仔隻手掂到個箱既時候,箱既表面突然爆出兩下電光。

「屌!電攞死我呀!」發仔痛苦道。

「抵攞死!呀美,下次妳都戴個電Bra者。」我建議道。

「好衰家。」呀美尷尬咁擰轉個身。

「咁睇來我地無人知密碼係咩啦。」大舊問道。

「鬼咩, 我連個密碼有幾多個位都唔知呀。」紅棍垂頭喪氣道。

「呢樣野要知反而唔難。」大舊一講完, 就係個數字盤上按左幾下。

1234567

螢光幕隨即顯示: Incorrect

「大舊你唔係低能到以為咁就可以撞岩啊?」發仔沒好氣道。

「如果係你set既話依家可能已經中左喇, 但係我咁做只係想試下呢部機最多可以打到幾多個number者。」大舊解釋道。

「即係話依家個密碼可能有成七個位啦。」紅棍道。

「嘩! 簡單啲講, 我地要係0至9呢組數字, 抽7個number任意組合, 換言之即係有.....屎! 中學一定有教過家, 條算式好似係咩 $10 P 7$ 定係 $10 C 7$ 咁家。」泥頭道。

「 $C7$?! 我知呀, 有傳佢可能返曼聯啲。」發仔道。

「邊有可能呀, 人地係皇馬踢得好地地。」我回應道。

紅棍無俾我地叉開, 繼續潑冷水道:「泥頭, 俾你諗到條算式都無用, 唔通你擺手指來計咩? 就算真係俾你計到喇, 咁又有咩意思, 我地依家得番一次機會啫。」

「唔好嘈住, 俾啲時間我, 我一定計到家。」泥頭仲係唔死心。

「計mud春呀, 我唔識計數都知, 要係咁多個組合撞岩一組number, 分分鐘難過中六合彩呀。」紅棍道。

六合彩?! 呢個term突然令我靈光一閃。

「我知道個密碼係咩啦!」我興奮到大叫左出來。

(34)

「你地仲記唔記得, 我地係中港城將發仔倒吊果陣, 佢身上面跌左啲咩出來啊?」我問道。

「喂! 啲咁癢既野可唔可以唔好當住靚女既面前講出來呀。」發仔不滿道。

「咪十幾包花生同埋幾個condom咁咯, 無咩特別啊。」紅棍道。

「除左呢啲之外, 仲有一樣野家。」我提點道。

「果張寫左number既白紙!」大舊第一個get到我講咩。

「係喎!」其他人如夢初醒。

「哈, 肯定係我尋晚預料到你班牟利一定會唔記得, 所一早寫低左係張紙度啦! 呢啲咪叫先見之明咯!」發仔自豪道。

「咪撚馬後炮喇, 快啲擺出來啦。」泥頭催促道。

「唔好睇我平時嘻嘻哈哈咁, 重要關頭佢地成班都要靠晒我家。」發仔對住呀美道。

「咁都俾佢威番次。」紅棍酸溜溜道。

但當發仔伸手入褲袋攞左兩攞既時候, 佢面上既笑容突然僵硬左起來。

「你唔見左我打撚柒你。」泥頭恐嚇道。

「咁又唔會唔見, 之但係...」發仔尷尷尬尬咁擺左舊類似雲吞咁既野出來。

「咩來家?! 痴粒粒咁既。」紅棍用兩隻手指張舊野攤開。

只見紙上既筆跡經已模糊一片, 難以辨認。

發仔神色忸怩道:「果時俾呀鳳嚇到流晒鼻水, 我見個袋有張紙, 咪隨手擺左來呻兩野咯...」

「你係咪鸞鳩家!」紅棍激到成個彈起。

「喂, 果時又係你叫我抹番啲口水鼻涕既!」發仔賴得就賴。

「我忍無可忍啦!」泥頭爆發道。

「唔使咁慶喎。」我輕鬆道:「其實頭先紅棍提到六合彩果陣, 我已經知道密碼係咩野, 純粹只係想擺發仔張紙來確認下者。」

「唔好鳩噏當秘笈啦, 關六合彩咩事呀。」泥頭捏到個拳頭「咯咯」聲

「一定唔會係我地中獎果六個號碼, 個密碼得七個位...」紅棍道。

「雖不中, 亦不遠矣。」我故作高深道。

「快撚啲講啦! 我癲起上來自己都驚訝!」泥頭隻眼如要噴出火來。

「個密碼的而且確係發仔張紙上面果組number。」我不徐不疾道:「但呢set number其實係有意思既。」

「有咩意思?!」呀美都忍唔住問。

「就係買六合彩大包圍既金額!」

全屋頓時dead air左幾秒。

「即係幾多啊?」發仔問。

「正確既數目, 係6991908」我答。

「講起又好似係喎, 我鄉下個叔父都係用成差唔多七百萬先買到家。」紅棍道。

「而發仔張紙寫既又好似真係呢組number...」泥頭道。

「6991908, 七個位, 岩岩好...」大舊道。

「咁仲唔快啲試下。」呀美都好期待。

「噏, 最後唔得既話唔好怪我呀。」我事先聲明道。

「果時你死都死左咯, 仲有咩驚者。」泥頭道。

「成班仆街...」我罵道。

始終得番一次機會, 我入密碼果陣非常之小心, 唯恐打錯任何一個數字。

輸入密碼之後, 我地全都聚精蓄神咁睇實個螢光幕。

CORRECT

「好野!!」我地好似踢波射入龍門咁開心。

「呀恆你係得既!」

「好撚勁!」

「掂呀!」

係一片讚嘆聲之中,我聽到發仔細細聲講:「呀美你睇下,佢連呢啲野都記到,真係毒擦到呢...」

「發仔,個箱由你來開!」我即時道。

發仔笑左笑,道:「你估我唔知你籠野呀,個箱仲有電既話我咪仆街。」

「有無電你都係仆街來家啦。」我生氣道。

「你估入面裝咩家喇?」泥頭突然問。

我地將注意力放番係個箱度。

「會唔會好似Narnia套戲咁,一打開就去左另一個世界呀啦。」發仔猜測道。

「唔會鳩到咁盡掛...」紅棍道。

「屌,婆婆媽媽」大舊一手就打開左個箱。

如果真係Narnia,我地反而無咁驚訝...

「孬仔??!!!」

(35)

只見骨瘦如柴既孬仔, 意識昏迷咁蜷縮係個箱入面,
好彩個保險箱既體積都算大, 孬仔既身體先未至於屈曲得咁犀利。
當我地將佢抬出箱既時候, 孬仔已經係氣若柔絲, 奄奄一息。

「喂, 醒呀喂! 快啲擺番張六合彩飛出來呀!」泥頭猛咁係度搖孬仔。

「聽師傅講, 要整醒啲暈左既人,
最有效係用呢招。」紅棍用手指公大力嚟左落孬仔個鼻同個嘴中間既位置。

.....

「喂, 佢個人中俾你嚟到爛咁濟, 都仲係無咩料到啎。」發仔道。

點知發仔一講完, 孬仔就好似發羊吊咁痙攣起來。

「快啲擺對筷子來挾住佢既中指啦!」泥頭喝道。

「挾mud春呀, 佢依家又唔係撞鬼!」發仔道。

「你又知?!」泥頭道。

就係呢個時候, 孬仔發出左一下微弱既聲音。

「水..」

「咁喳嘛, 簡單啦。」發仔一下就嚟低左紅棍個頭, 逼佢同孬仔嘴對嘴左一下。

「屌你老母! 人地話要水, 唔係咀呀!!」紅棍擲到鼻窿出煙。

「點知者, 仲以為佢想玩白雪公主果套嘛。」發仔牽強道。

「水來啦。」原來大舊一早就跑左出去擺水。

係狂灌左幾啖Evian之後, 孬仔既臉上終於有番啲血色。

「你見點呀?」我關切問道。

孬仔緩緩打開眼, 辛苦道:「你..你地...」

「我地咩呀?」我將隻耳仔貼近啲去聽。

「你地...你地班仆街含家鐘...」

「一醒返就講粗口, 無啲家教。」發仔指責道。

「聽下佢講咩先啦。」大舊道。

孬仔上下不接下氣道:「你地..為左張飛, 竟然..鎖我..入個箱度。」

我連忙道:「你講詳細啲啦, 我地咩都唔記得晒, 聽唔明你講咩家。」

「咳! 張飛...係...咳! 咳咳咳!」

「屌你咁撻吊癩家, 張飛係咪係你度先?」發仔唔耐煩道。

「係就係...不過...咳咳...」

「係你度就得喇, 呀姐我都忍撻左好耐, 其餘既人全部同我去死啦。」呀美突然道。

(36)

回頭一看, 呀美已經揸住左枝槍對住我地。

「話反面就反面, 果然不愧為屌你老味李露美。」發仔道。

望住呀美因為雙手揸槍而挾出既事業線, 泥頭道: 「佢賤得來真係好撚索。」

我無暇欣賞, 只管問道: 「呀美, 究竟我地有咩得罪你兩姊妹, 搞到妳地一定要置我地於死地吖?!」

呀美冷酷道: 「樣衰本身就係一種罪。」

「一句就收晒你皮啦, 呀恆。」發仔幸災樂禍道。

「你都一樣。」呀美將枝槍對準發仔。

「Peace, Peace..」發仔雙手連忙做出牛角既和平手勢。

紅棍瞄左瞄背上既龍葵寶劍, 細細聲道: 「你地諗計引開條女既注意, 我搵機會削佢手腕。」

「收到。」發仔一講完就拉低左條褲鏈。

砰!

一粒子彈係發仔既褲浪位擦過。

「唔好係呀姐面前玩野。」呀美無情道。

「你做咩撚野呀..!」紅棍以微不可聞既聲線埋怨道。

「咁你叫我引開佢注意呀嘛, 我咪諗住露下械, 俾個下馬威佢咯。」發仔死唔認衰。

「收番埋你枝牙簽啦。」泥頭道。

呀美從左而右掃視左我地一次, 然後對住孱仔道: 「交張飛出來, 我可以令你死得快啲。」

望住佢甜美既樣貌與殘忍的言行形成強烈既對比, 我忍唔住道: 「錢真係咁重要咩?! 妳咁靚女, 我信妳既本性一定唔係咁壞家。」

「屌, 最撚煩就係你。」

呀美一面厭惡咁向住我個頭開左一槍。

唔知係咪我既幻覺, 呀美開槍果一剎那, 我感覺到時間好似膠著左一樣, 停濟不前。

望住半空中高速盤旋既子彈, 有關於尋晚既記憶突然係我個腦入面有如山洪暴發咁湧現出來.....

七彩迷幻既燈光, 紙醉金迷既氣氛。

場內既超重低音甚至會令到人既五臟六腑跟住啲節拍一齊震動。

我好舒服咁攤左係一張超闊既沙發上面, 任由自己陶醉於一夜暴富既喜悅之中。

好多人發夢都去唔到既終點, 依家已經係我新生活既起點。

咩野勤力返工, 咩野努力儲錢, 通通都與我無關。

因為我有既係一億。無錯, 係一億。

美中不足之處係, 呢筆錢我仲要同眼前既五位仆街分...

「無介紹錯呀呢, 呢間Playboy Club全亞洲得澳門金沙有家嗰, 來親呢度既人都係非富即貴。」大舊燒著張一千蚊紙, 點左口煙道: 「不過屌, 依家我地咪係其中一份子咯。」

「有錢真係好撚爽呀!! 我以後飲凍檸茶終於都唔使再就住要唔要加兩蚊喇!!」發仔將枝82年既Lafite當Bonaqua咁飲。

「我咁大個仔都未試過...嘔...」泥頭嘔到一身都係, 然後道: 「嘻嘻, 啲野會自動係我個口走出來咁抵死既。」

「咦, 你中午食左椰菜花來啲。」紅棍細心研究泥頭身上面既食物殘渣。

「嘻嘻, 椰菜花, 很想去捕捉他。」發仔係咁係度Kai笑。

「你地真係唔好再飲啦。」孬仔勸喻道。

(37)

舞池既燈光突然亮起。

一位貌似谷德昭既司儀擺住枝咪宣佈道:「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壓軸既表演即將開始, 有請我地Playboy Club既淫賤姊妹花, 你老味同你老奉!」

口哨聲, 歡呼聲此起彼落。

兩個生得一模一樣既女仔走左去舞池中間大跳豔舞。

「泥頭唔好嘔住呀, 對子女好撚正呀。」我high到手舞足蹈。

「咁鍾意既話, 上去搞佢地咯。」發仔道。

「講得岩, 依家我地有錢大撚晒家喇。」大舊講完即刻將我成個秤起。

之後佢地一個二個捉實晒我啲手手腳腳, 將我成個人掙左去舞池度。

落地後, 我完全無覺得尷尬, 仲好開心咁跟住啲音樂扮狼叫。

對子女不單止唔介意, 仲要擺條羽毛圍巾不斷挑逗我。

「哥哥仔, 第一次來呀」其中眼角有粒墨果條女道。

「想唔想試下比翼雙飛既滋味呢。」無墨果個問道。

「想呀想呀。」我由一隻狼變左做一隻狗。

「咁睇你俾唔俾得起錢啦。」有墨女道。

「姐姐你地收幾多家?」我心痕難搔道。

佢地兩個向住我烏低左身, 同時指住自己既波罇道:「咁睇你擺得幾多落來啦。」

「超!」我好豪氣咁將一啖金牛塞左入佢地條裙入面。

「嘩, 呀恆, 呢次你真係愛在深溝呀。」大舊係池邊嗌道。

「多謝老細。」子女同時撲過來攬住我。

此時, 肥仔司儀既聲音再度響起:「嘩, 好犀利呀呢邊, 有位客人破左我地解Bra扣大賽既紀錄, 9秒之內竟然解開左10個唔同類型既Bra!」

只見發仔笑騎騎咁企左係對面既舞台上接受群眾既歡呼。

「好! 依家到最後一位選手喇。」司儀道。

紅棍一路揮手, 一路行左上檯。

檯上10位兔女郎早已背住觀眾, 一字咁排開左。

紅棍將手指放係嘴邊, 示意群眾安靜落來。

只見佢微一凝神, 便喝道:「漫天花雨!」

啪! 啪! 啪! 啪! 啪! 啪! 啪! 啪! 啪!

10個Bra幾乎係同一時間彈開。

全場即時爆出震天價既喝彩聲。

(38)

當我地集合番係自己張沙發既時候，大舊道：「紅棍，估唔到你冇咁咁特殊既技能啲。」

「其實解Bra同解毒一樣，都係有得解就好快啲解。」紅棍一面認真道：「而且我每日都會抽一兩個鐘出來練習，始終呢啲既對前途好有幫助。」

「所以我成日同啲後生仔講，要成功唔好諗住一步登天，紅棍有今時今日既成就，絕對係千錘百練而來既。」大舊舉杯道：「敬紅棍。」

岩岩嘔完既泥頭都陪我地乾多一杯。

「係啲，未介紹你地識，呢位係呀美，呢位你呀鳳，佢地兩姊妹全晚都會跟實我家啦。」我左擁右抱道。

「嘻嘻，你就輕鬆起雙飛，我地就無女齋搞基。」發仔仍未清醒。

「其實你地一場來到，點解唔賭兩手呢？」呀美問道。

「係咯，你地唔係驚輸呀...」呀鳳鄙視道。

「咩驚輸呀？！我地諗住先嫖後賭渣嘛！」泥頭豪氣道。

「咪係，來到澳門唔賭錢，咁同去到東莞唔叫雞有咩分別呀！」紅棍和應道。

「講得好，我地依家就落去賭個天昏地暗！」大舊蓄勢待發。

「其實要賭又唔使落樓下既。」呀鳳甜笑道：「我地呢間Club有間VIP房專門為你地呢啲豪客而設，等你地唔使同下面啲國內同胞逼呀嘛。」

「廢話少講，間房係邊。」大舊急不及待。

「Follow me」呀美道。

VIP房既燈光比出面光猛得多，而且隔音設施亦都相當一流，基本上一關上房門就再聽唔到任何音樂。

「呀恆，你想玩啲咩呢？」呀美係我耳仔邊吹氣道。

「嘻嘻，叫呀恆賭錢，不如叫李連杰拍文藝片，嘻嘻。」發仔好似笑極都唔完。

俾發仔一睇低，我諗都無諗就道：「同我唱左呢廿萬做籌碼，我要賭大細！」

負責睇大細既荷官，係個一面衰相既呀叔。

「Place your bet。」佢死死氣咁道。

我不滿道：「成間房都係自己人，你講mud春野英文者！講番廣東話啦！」

個荷官聽我咁講，即時成個生猛晒，喊道：「喂，埋來啦喂，有買趁手，無買就躉撚鳩喇喂。」

「咁先似番啲樣。」我地滿意地點點頭。

「呀恆，你買大定細呀？」呀鳳貼晒成個人落我個身度問。

「好，見在妳個胸咁大，就同我落五萬蚊大啦！」

荷官揭開骰盅。

「一二三，六點細呀。」

「屌！」始終美女在旁，我無因為咁而退縮，繼續買大。

「二三四，九點細呀。」

「老豆教落，唔好同潮流對抗，我呢鋪買細。」

「五五六，十六點，大撚到躉鳩呀。」

「屌你唔好加形容詞得唔得呀，我呢鋪就買大！」

「一三五，九點細呀！」

「買大！」

「二三三，八點細呀！」

「買細！」

「四四六，十四點大呀！」

唔夠十鋪，我帶來果廿萬清晒袋。仲以為佢地班仆街會企左係後面笑鳩我，無諗到原來佢地一直都有係檯既另一邊落注。

只見佢地面前既籌碼已經堆到成座山咁高。

我問道：「點解你地可以贏咁多錢既，我鋪鋪都唔中喎。」

「都係多得你者。」紅棍笑道：「我地聽過你話自己係地獄黑仔王，咪趁住你落注既時候買你對家，點知真係贏到開巷。」

「明燈俠，快啲講呢鋪買咩啦！」大舊道。

「屌，真係俾你班仆街吹鳩漲 但係我有種好強既感覺，呢鋪一定係開大。」我極有信心道。

「好，信你。」紅棍堅決道：「同我擺晒所有籌碼去細果度！」

「開！二二五，九點細呀！」

「呢次一定係細家！」我道。

「咁呀？！就同我埋晒大啦！」紅棍不假思索道。

「四五五，十四點大呀！」

「屌，咁我買晒兩邊實無死啦掛！」我不服道。

「嘩！呢鋪發達啦，幫我擺晒落圍般度！」紅棍興奮到面紅耳熱。

「開！三三三，圍三呀！好撚邪呀！」

就係咁，佢地面前既籌碼加加埋足足有成一億！

就係呢個時候，一大班著住整齊西裝既外國人行左入房，為首既係一個靚到令人窒息既混血兒女人。

混血兒既身材不鏟都出名正家喇，但我地眼前呢個Mix既上圍，誇張到我地認為佢著樽領都會露乳溝。

諗唔到既係，鬼鬼地既佢一開口竟然係純正既廣東話：「各位手風咁順，介唔介意同我Patricia玩一鋪呢？」

(39)

「嘻嘻，劈痴屎牙...？」發仔仍然未回魂。

Patricia道：「如果覺得難讀既話，你地叫我呀Pat都得。」

「哦...Pat...」我地不禁將目光注視係佢豐滿既臀部之上。

呀Pat好似慣左俾人咁望，若無其事道：「咁多位唔介意陪小女子賭一鋪掛。」

大舊問道：「賭咩先？」

「呢樣野大家一定識。」呀Pat好優雅咁行過去荷官果位度。

佢每行一步，我地既眼球就跟住佢驕人既上圍上下跳動。

呀Pat將隻手放左係骰盅上面，笑容可鞠道：「我地玩大話骰吖。」

大舊一聽，鬆一口氣道：「呢樣野賭得過，不過賭幾大先？」

「就賭你地手上面既籌碼。」呀pat舉起一隻手指道：「一億。」

大舊搖頭道：「咁樣唔係幾好...」

呀Pat挑釁道：「點呀，賭咁大嚇親你呀？」

點知大舊竟然道：「我除褲就驚嚇親妳喇，我賭夠妳兩億！」

孬仔即時道：「玩到咁大?!」

「我地有呀恆呢個明燈俠係度，驚條撚咩。」大舊氣定神閑對住我道：「一陣開唔開個骰盅，完全由你話事。」

「好！夠爽快！就同你賭兩億！」呀Pat一講完，就吩咐啲手下擺左兩個骰盅過來。

大舊拎起個骰盅，一邊搖一邊唸道：「天靈靈，地靈靈，茅山師傅顯神靈，贏到金沙無錢剩！」

我地即刻拮個頭埋去睇，只見入面五粒骰分別係一個一，兩個二同兩個四。骰面算係幾靚。

而呀Pat果邊都搖好左喇。

「妳係女仔，妳啖先。」大舊好有風度咁講。

「三個五！」呀Pat道。

「呀恆，你話事。」大舊對住我講。

我細細聲係佢耳邊講：「我地一粒五都無，開佢啦..！」

大舊點頭道：「好，咁即係唔開，四個四！」

「嘩，氣氛好緊張呀，搞到我成個人好慶....」我身邊既呀美一邊解開自己既衫鈕一邊道。

「五個五。」呀Pat道。

「點呀，呀恆？」大舊問道。

呀美此時已經除晒啲鈕，成個黑Bra呈現於我眼前，雪白既胸部因為喘氣而起伏不定。

「屌你，遲啲先吸啦！我問你點呀！」

俾大舊一喝！我即時定一定神。

見對面咁有信心，我諗應該都係唔開好過開。

正當我想話俾大舊聽既時候，呀美突然將兩隻手指放係佢個黑Bra中間既扣度，問：「我好熱呀，你話我開唔開埋佢好吖啦。」

我即時血脈沸騰道：「開，梗係開啦！」

大舊道：「好，即係唔開住，六個五啦咁！」

呀Pat奸狡咁笑左笑，然後揭開左自己既骰盅。

「我得三個五，加埋你地果個一，total都係得四個五，你地輸左。」

大舊怒不可遏道：「呀恆你又話開既？！依家我地含家鏟啦！」

我臉紅耳熱道：「屌！我叫呀美開佢個Bra啫嘛，關你攞事咩？咦，呀美呢？」

唔知幾時開始，呀美同呀鳳已經企左係呀Pat隔離，仲要擺出一副恥笑我地既樣。

「願賭服輸，你地輸晒啲籌碼俾我地之餘，仲要爭我地一億。」呀Pat意氣風發道。

「痴撚線，精蟲就有，你地要唔要吖？！」紅棍擺好架式道。

呀Pat身後果十幾個大隻鬼佬即時擺晒啲槍出來對住我地。

「嘻嘻，港女愛洋槍。」發仔恍然不知自己身處危難之中。

「屌，紅棍，我左你右，同佢地死過。」大舊背靠住紅棍提議道。

「好，就同佢地同歸於盡！」泥頭加入道。

「我又玩！」我都紮恆晒個馬。

「上啊！！！」我地一齊嗌道。

(40)

正當我地想拼死一搏果陣, 孖仔突然怪叫左一聲, 然後五體投地咁跪在係我地前面。

只見佢一邊叩頭一邊哀求道: 「Pat姐! 妳大人有大量, 佢地成班飲到醉晒, 唔知自己做緊mud家, 妳千祈唔好開槍殺我地呀!」

呀Pat撓起雙手道: 「唔開槍都得, 我地都係求財者, 你地俾得出一億, 我咪當咩事都無發生咯。」

孖仔連忙道: 「得得得, 其實我地今晚中左六合彩頭獎, 獎金岩岩好有一億。」

「咁都俾你諗到得出?」呀Pat冷笑左一聲, 道: 「我理得你地啲錢點來吖, 一係交低錢, 一係交低條命。」

「原來我條命值成億家。」發仔好開心。

砰!

子彈射斷左發仔既一撮頭髮。

「嘻嘻, 你地興用槍來剪頭髮咁過癮既。」發仔笑道。

「咁撚渣家你, 咁都射唔中。」泥頭指住開槍果個鬼佬道。

孖仔嚇到全身發抖, 道: 「Pat...Pat姐, 我係...講真家, 你俾一日時間我地...返香港擺獎金, 筆數...我地點都會還俾妳...」

呀Pat一打手勢, 身邊果兩個鬼佬即時將佢捧左上檯。

只見佢居高臨下咁睇住我地, 道: 「哈, 咁我又唔驚你地走得去邊, 之但係我個人記性唔好, 所以我要係你地每個人身上面都留低一啲特徵, 等我容易啲記得你地個猫樣。」

「嘻嘻, 你地睇下, 佢條底褲係肉色家啫。」發仔打側左個身向上吸。

「好睇呀呢。」呀Pat皮笑肉不笑道。

「OK 啦, 通常都係啲老人家先會著呢隻款, 嘻嘻。」發仔道。

呀Pat忍無可忍, 下令道: 「笑呀喇, 第一時間將呢條友棚牙整到有咁樣衰得咁樣衰!」

上番總統套房之後, 孖仔吩咐我地將所有野收拾好晒就走人。

「點解我個頭好涼爽, 同時又好火辣辣咁既。」我摸住自己既光頭問道。

「唔...呢隻Hello Kitty既色都唔靚, 早知就揀Snoopy 啦。」大舊照住鏡苦惱道。

「Yeah! 我打中左黑色喇!」泥頭當正發仔係冒險樂園隻小丑,不斷擺花生去掙佢棚牙。

「到我玩喇。」紅棍又開左包花生。

「咁多位大佬,唔好玩住啦,我地要執野走啦。」孬仔道。

「走?走去邊呀?」發仔問道,一粒花生打中佢既眼角。

「我地依家爭人地成億呀...要返香港撲水呀...」孬仔沒好氣道。

「你都戇鳩既,話俾就俾呀,叫呀Pat過來同我含撚!」泥頭霸氣道。

「哎呀...如果俾唔出錢,人地就會隊冧我地六個家,你地頭先都見到佢地有好多枝槍家啦。」發仔猶有餘悸道。

紅棍走去孬仔面前,大聲道:「一個大波妹就想收我紅棍皮?!我依家就返香港吹雞!」

大舊舉腳贊成道:「好!江湖事,江湖了!」

孬仔手騰腳震道:「咁樣既話,如果俾佢地知道左,我地未去到碼頭就死左啦,就連張六合彩飛都會俾人搶埋...」

「無撚有錯!」我跳起身道:「所以張飛都係擺係啲安全既地方穩陣啲。」

「喂,呢度有個保險箱喎!」泥頭係房入面嗌左出來。

我地急急腳走左入房。

紅棍一見到個箱就嗌道:「Absofuckinglutely infuckingcredible呀!張飛就放係度啦!」

大舊皺眉道:「等等,我覺得咁樣都唔穩陣,如果有個人係個箱入面守住既話就Per撚fect喇...」

我地同時不懷好意咁望住孬仔。

「痴撚線家你地!」孬仔拔腿就跑。

但未跑出兩步,孬仔就俾紅棍攔腰抱起。

「呢啲咁重要既任務,梗係搵最有份量既人擔當啦。」紅棍道。

「救命呀!!我屌爆你地老母,我屌...」

孬仔既呼叫聲隨住保險箱度門關上而消失。

「之後就係set密碼喇。」

正當我思索緊有咩七位數字既密碼果時,保險箱門邊既縫隙突然伸左個用一千蚊摺成既心出來。

「呀,孬仔真係有我心喇。」我笑道。

「你set左咩密碼呀,嘻嘻」發仔問。

「6991908」我邊輸入邊道。

(41)

雖然呢段記憶好似水蛇春咁長，但係喺我個腦入面卻只係好似電光火石咁閃爍左一瞬間。

不過依家記得都無用，因為我將會喺一秒之後瓜老襯。

正當我閉目待死之際，紅棍係千鈞一髮之際用龍葵挑起左地上面既孱仔！

「媽呀！！我個籬呀！！！」

孱仔既屎忽幫我擋左一槍！

「嗚呀...你班仆街無人性家！！」孱仔鬼哭神嚎道。

紅棍趁住呢下混亂，回身一劍就打落左呀美手上面既槍，然後順勢用劍指住佢既胸部。

劍尖同乳頭只有唔夠半寸既距離。

紅棍直視住呀美雙眼道：「死淫婦，我紅棍食硬妳呀。」

呀美頭一昂，道：「如果係咁呢？」

呀美一手將自己條裙扯左落來，完美既嬌軀即時一覽無遺。

「Finally!」發仔歡呼道

但係紅棍既視線由始至終無偏離過半分。

劍，仍然係緊貼住呀美個胸。

滴，滴。

「咦，呀美，妳流血咯。」發仔道。

「啲血係我既。」紅棍兩行鼻血直咁lak咁流左落來。

「有時，視野太闊都唔係一件好事。」紅棍嘆道。

「孱仔，你無撚野呀嘛？」我關心道，眼光卻離不開呀美。

「唔好掂我呀！你地一個二個都唔撚係人來家！」孱仔一邊向後退一邊發狂道。

要癲唔該死撚開啲啦孱仔，唔好阻住我吸野啊。」泥頭焦急道。

「一個二個同我去食撚屎啦！！哎呀！」孱仔一個踉蹌又跌左落地。

「嘩啊！！我個Pat呀！！」孖仔嗌得比生仔更加淒厲。

「係邊位嗌我個名呢？」一把甜膩既女聲道。

我地向房門一望，呀Pat已經班好晒馬排好晒陣咁恭迎我地。

「真係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各位別來無恙呀嘛。」呢句咁文皺皺既說話竟然係出自一個混血兒既口中，聽起上來真係想像唔到咁銀耳。

「妳行埋來既話，我就一劍殺左呢條裸女。」紅棍將劍伸前半寸。

「嘿！佢兩姊妹想趕係我地搵到你地之前，獨吞果一億。呢啲咁既叛徒，死不足惜！」呀Pat恨到牙癢癢道。

「大小姐，我知錯啦...」呀美哭道。

「仲唔快啲同我殺左佢！」呀Pat狠毒道。

「超，我係唔鐘意呀。」紅棍無殺呀美不特止，仲好心幫佢著返條裙。

「紅棍你個仆街，我未睇夠家！」泥頭埋怨道。

「唔該..」呀美感激道。

「唔使客氣，我不黓都...噢！」

呀美冷不防踢左紅棍個袋一下，仲要擺走埋佢把劍。

「妳條八婆...」當紅棍想衝過去搶番把劍既時候，呀Pat身後既鬼佬幾乎同一時間拎起手上既槍。

「抵撻死，扮英雄吖喇。」發仔揶揄道。

「大小姐，我幫妳八到六合彩張飛原來係喺最孖果條友身上面，妳唔好再黓美美啦。」呀美倚俾住呀Pat身上道。

「好啦，呢次就當妳將功贖罪啦。」呀Pat講完之後竟然同呀美打起茄輪上來。

「嘩，玩埋Les咁撻溝呀。」泥頭道咋舌道。

「唔好嘈，it is very beautiful」發仔睇到好high。

一路望住佢地打車輪，我地真係快樂不知時日過，直至到孖仔又係後面嗌痛，我地先回個神來。

「小弟弟，聽個張飛係你度嗰。」呀Pat溫柔道。

「唔...唔係我度呀Pat姐...」孖仔額頭出晒汗。

「哦，頭先你班fd逼到我條女剝光豬，依家就輪都輪到你啦。睇你收埋得去邊。」呀Pat揮一揮手，幾個大隻佬就走左過來將孱仔所有衫褲剝清光。

「呀，睇唔出孱仔都幾大抽家喎。」泥頭道。

「通常係得啲肥人先特別短家嗰。」發仔老生常談道。

「Pat姐，無料到喎。」又一個識廣東話既鬼佬。

呀Pat面如冰霜道：「快啲講，你地收埋左一億係邊？！」

「喂，妳知我地失晒憶家，點答你者。」大舊攤手道。

「除左佢既口罩！」呀Pat指住大舊道。

大隻佬們又再聽命行動。

「屌，睇撚晒啦，我會唔會咁笨柒收埋張飛係口罩入面呀！」大舊激動道，就連塊臉隻Hello Kitty睇起上來都好似好嬲咁。

「同我除晒佢地啲衫褲！」呀Pat發難道。

「屌！佛都有火！」接二連三俾啲女出賣，我久被抑壓既怒氣此時終於爆發：「我地依家係輸錢者，頂晒籠咪還錢咯！做咩要俾你地咁侮辱呀！」

呀Pat戚一戚眉，好似有啲意外我會無啦啦發火，然後道：「咁你係咪有錢還吖？」

「紅棍！攞你張黑金卡出來！」我喝道。

「你都蠢撚鳩既。」

「你仲想唔想要自己條命呀！聽我講啦！」

可能我真係好少可咁大火，紅棍呢下都真係俾我拋到，好順攤咁攞左張卡出來。

「嚟，呢張卡你識家啦，係無上限既黑金卡呀！莫講話一億，十億我地都還得起呀！」我不斷將張卡隊係呀Pat面前。

「既然係咁，我就攞去過數家啦。」呀Pat伸手想攞張卡。

「咪住！」我將隻手縮回，道：「我要同妳賭多鋪番本！」

呀Pat諗左一諗，好快就答：「想賭都得！但係一定要你親自落場。」

「係咪賭咩都得先？！」我問道。

「係，只要係你賭就得喇！」呀Pat道。

好明顯呀Pat尋晚係見識過我地獄黑仔王既氣魄，自以為穩操勝券先會接受我既要求。

但係佢今次既如意算盤打錯左，因為我提出既係：

「我要同妳鏈車！！」

(42)

東望洋跑道上密雲滿佈, 黯淡無星。

寫住「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既banner被猛烈既海風吹到上下搖擺, 獵獵有聲。

時值凌晨, 賽車場周圍毫無半點人聲, 氣氛詭異到極點。

「好一個月黑風高殺人夜。」紅棍率先打破沉默。

「明明係大熱天時, 點解我成身都覺得好寒咁既。」發仔道。

「你好可能係感應到呢度既亡魂...」泥頭陰聲細氣道。

「你又係度噏mud春呀。」發仔道。

「你唔知咩, 聽講係親呢度搞既賽事, 成日都會死人家。」泥頭道:「依家咁岩又係陰氣最盛既子時...」

「唔好撚講得唔得呀, 你明知我最驚呢味野家!」發仔打左個冷震道。

「屌, 佢地幾時返來家!」紅棍都俾泥頭講到坐立不安。

「點撚知者, 呀Pat話去準備車嘞, 不過去左咁耐, 睇怕都就快返喇掛。」我回答道。

大舊將失血到半昏迷既孬仔放左係地下, 然後問道。「鳩恆, 呢場仗你有無把握家。」

我信心爆棚道:「你試過我手車家, 第二啲野我唔敢包, 講到鏈車我從來未湊過。」

「如果係電單車呢?」發仔指住遠處問道。

前方突然有兩道強光向我地直射過來。

緊接住就係有如野獸刨哮既引擎聲。

只見呀Pat係一群大隻佬既簇擁之下出現係兩部電單車既前面。

「嘩Pat Pat 豬, 呢兩盞車頭燈同妳果對有得揮嘞。」發仔道。

「放低啲槍, 佢讚我身材好者。」呀Pat及時制止左啲手下。

「喂! 我無話過要同妳鏈電單車嘞。」我激動道。

呀Pat舉起左一張紙, 道:「頭先你簽既呢份合同上面, 白紙黑字寫到明邊個架車率先衝過終點, 就有權叫輸既一方俾兩億自己。不過成份野從來都無話過唔俾用電單車嘞。」

我不服道:「屌,妳出古惑既,我唔玩啦!」

「得,違約金都係兩億。」呀Pat道。

「咁...咁...」我急到講唔出野。

「姑且俾兩分鐘時間你地考慮下」呀Pat氣定神閑道。

「鳩恆,呢鋪玩大左喇。」紅棍係我地圍埋左一齊之後道。

「你唔好同我講你唔識揸電單車呀下。」泥頭道。

「咁又唔係,但係我淨係喺大陸揸過綿羊仔喳。」我尷尷尬道。

「咁就夠啦。」大舊雙手搭住我膊頭,神色堅定道:「其實你係大陸揸過幾年車都仲未死,實力已經超越左好多世界一級既車手,俾心機,我地信你。」

我深受感動道:「發仔講得岩,你隻貓真係令你講野好無說服力,不過我會加油家啦!」

「點呀,通完櫃未呀你地。」呀Pat催促道。

我霸氣地喝出一句老土對白:「屌!我要妳車尾燈都見唔到!!」

我昂首闊步咁行在去部電單車隔離。

純黑色既車身上面寫住左YZF-R6既型號,而車既牌字係YAMAHA。

講真,我對電單車真係無咩研究。

正確來講,我都係依家先知YAHAMA除左做吉他之外仲有生產電單車。

正當我好有型咁騎上架車之際,背後突然傳來「劈啣,劈啣」既聲音。

「發仔你做mud撚野呀!」我喝道。

「咁又係你話要條八婆睇唔到你既車尾燈既,我費事你出醜咪幫你打爛晒佢地先咯。」發仔擺住舊石頭道。

「你係咪想激撚死我呀!」我髒到七孔生煙。

「唔好咁慶住,鏈車點可以唔聽音樂呢。」發仔擺左部I pod出來:「我幫你set好晒個playlist家啦,好岩你聽家。」

「你個死仔又諗得幾周到啲。」我戴上耳筒。

「要威又點可以唔戴頭盔呢。」泥頭將個銀色既頭盔笠左落我個頭度。

「一路順風。」大舊拍一拍我背脊。

「如果你呢鋪死撚左既話, 頭七見啦。」紅棍笑道。

聽到呢度, 我即刻拉落左個護眼罩, 費事俾佢地見到我眼濕濕。

我望向隔離, 呀Pat早就已經整裝待發。

而佢班死仔見賽事就來開始, 亦都退埋左一邊。

就係呢個時候, 呀美竟然出現左兩部車中間, 仲要換左一身賽車女郎既裝束。

只見佢舉起一枝旗嗌道: 「Ready.....」

「嘩, 呀美扯旗喎。」紅棍道。

「鳩恆! 經過呀美既時候一定順手揸佢個波呀。」泥頭道。

「記得聽歌呀!」發仔嗌道。

「GO!」

(43)

一俾油，我就feel到胯下既YAMAHA同平時揸開既綿羊仔有著差天共地既分別。

呢架車簡直就好似一匹無被閹割既野馬，有著渲洩不盡既精力。

但係呢種精力，並唔係依家既我所能駕馭得到。

呀Pat好明顯係特登挑選左佢最擅長既車種同我比賽，只見佢駕輕就熟咁擺一擺尾，架車就「嗖」一聲超越左我。

過左兩個急彎之後，佢已經帶出左幾個車位。

由於係一圈定勝負，如果再咁樣俾佢拉開距離，我幾乎可以話輸撚梗。

除非有神蹟發生，再咁落去我夾夾埋埋真係會爭呢個八婆三億。

我突然醒起發仔提我要記得聽歌。

都好，話晒音樂都有激奮人心既作用。

我騰出一隻手嚟左i pod個play制一下。

唔....聽前奏，應該係一首輕鬆愉快既歌。

「十二隻恐龍去野餐，齊乘坐旅遊車出發了」

我一聽，差少少炒撚埋車。

仆你個街，呢啲歌係鏈車既時候聽既咩！！

呀Pat同我個距離越拉越遠，甚至消失係我眼前。

我即刻飛左去下一首歌。

好在，呢次既前奏係健神耳熟能詳既極速。

屌，咁先係家嘛！

我一扭手制，隻車就俾恆晒油係咁加速。

正當我好期待健神把聲能夠為我身體注入更多激情既時候，耳筒傳來既竟然係....

「爸爸已睡，哥哥已睡，媽媽已睡，家姐已睡」

好地地一首極速竟然變撚左發仔自編自演既口水歌。

「公公已睡，婆婆已睡，姨媽已睡，表演壯舉」

屌你老母睡撚夠未呀！！

我撚到個肺就來炸開咁濟。

但正因為我咁慶，我竟然將所有危險意識拋諸腦後，忘情咁加速。

好辛苦先等到發仔亂鳩咁rap完一段錯晒Grammar既英文，首歌同賽事亦終於同時進入高潮。

「頭搖又尾擺，鳩毛甩晒，不想扑野只想碌野勁放大」

屌！唔扑野碌鳩放大來把撚咩！！

我既車速快到不可思議，有幾下仲要同死神擦肩而過。

而呀Pat亦都出現番係我眼前。

「妳係咁搓，越來越快，咁大要擺去賣」

咩撚野歌詞呀！！！！

晚風有如利刃刮落我既身度，轉眼間我已經過左呀Pat個車。

終點在望！

就係呢個時候，呀Pat竟然用架車撞我後碌，令到我差啲失去平衡。

而佢亦趁住呢個時候超越番我。

仆街出陰招！！

但係我點惱氣都無用，因為前面得番一條直路，我點都無可能再爬番佢頭。

正當我打算收油放棄既時候，呀Pat竟然係臨衝終點之前炒車！

我即時加大油門，向前直衝！

當我衝過終點既同時，發仔首歌亦都咁岩唱到最後一句：

「合家贏撚晒！」

(44)

我一落車，班友即刻衝出來攬住我。

「點呀，有無聽我首極速呀？」發仔笑道。

「你唱到走撚晒音呀，不過都真係多得你首歌唔少既。」我講完都忍唔住係咁笑。

「除左首歌之外，你仲要多謝發仔一路睇比賽一路食花生，唔係呀Pat都唔會炒車。」大舊指住成地既花生殼道。

「所以話花生mode係幾咁有用先得家。」發仔自豪道。

「唔好講咁多，追左個八婆條數先。」紅棍道。

「依家邊個追邊個數呀？」呀Pat係幾個大隻佬既攙扶之下，走左過來。

「喂，我地簽晒合同，妳唔係想賴皮呀。」我理直氣壯道。

「份合同明明寫住邊個架車先過終點就算贏，我個人雖然跌左落地，但係架車係同你一齊過終點，極其量都只可以算係平手者。」呀Pat強詞奪理道。

「嘩屌，妳咁都得呀？」泥頭道。

「成個比賽過程都有錄影，我地有證有據，上到法庭你估個官會話邊個岩呀喇？」呀Pat坐定粒六道。

「咁依家即係算點先？」我問道。

呀Pat從一個跟班手上接過一把槍，道：「既然係平手，即係你地仲爭我一億，速速磅水，唔係我要你地全部死係呢度。」

「你殺我地唔驚坐監呀。」大舊道。

「呢度係澳門。」呀Pat淡淡道。

「下，妳答左家喇？」發仔道。

「快啲還錢！」呀Pat打開左手槍既保險制。

「紅棍，佢地咁野蠻，你唯有碌住卡先家喇。」泥頭道。

「屌，俾我老母知道既話實殺撚左我。」紅棍死死氣咁交出張黑金卡。

呀Pat接過手，望左兩眼就嗌道：「屌！你玩鳩我呀？！」

「又做咩呀？！」發仔唔耐煩道。

「你地自己睇下！」呀Pat將張卡掙左落地。

我地彎身一睇，只見黑金卡表面果層貼紙俾呀Pat撕開左，而內層竟然係....

「香港大學信用卡？！」

「你俾老母耍鳩左咁耐都唔知？！」發仔指住紅棍道。

「伯母真係好重心機。」泥頭嘆道。

「仆你個街！就算碌爆張卡最多都係得果萬五蚊！我依家就要射死晒你班撻樣！」呀Pat擺起枝槍道。

「咪住！」一直訓左係地度既孬仔此時搖搖欲墜咁企左起身。

「你要既六合彩飛係呢度。」孬仔將一張紅色既飛交左俾呀Pat。

「對下個日期同number。」呀Pat吩咐手下道。

「大小姐，張飛係真既。」一名跟班道。

呀Pat即時如獲至寶咁錫左張飛一啖，然後問：「頭先我明明剝晒你啲衫褲都搵唔到，點解依家又會有既？」

孬仔神色尷尬道：「妳有所不知。尋晚我俾佢地班仆街困撻左入保險箱，我心諗佢地就算搵到救兵番來，都只會係想攞番張飛，絕對唔會係真心想救我。佢地咁想要張飛，我偏要收係個佢地搵唔到既地方....」

「咁即係邊呀？」我問道。

孬仔自豪道：「我把心一橫，就將張飛塞左入自己既屎眼入面....」

呀Pat一聽，即時嘔撻到成地都係。

(45 - 完)

曾經聽過人問我，你想庸庸碌碌咁過一生，定係轟轟烈烈咁過一日。

我諗我依家答到佢喇.....

「Baby baby baby Oh.. like Ba...」

「悲你老母咩。」

我噤熄左個鬧鐘。

照常返工。